

战国策校注

第七册

戰國策趙卷第六

元本重雕

三原李錫齡校訂

趙

初分晉得趙國北有信都真定常山中山又得涿郡之高陽鄭州鄉東有廣平鉅鹿清河河間

渤海之東平舒中邑文安東州成平章武河以北南王浮水繁陽內黃斥丘西有太原定襄雲中五

黨

襄子

簡子子神曰名無恤定王十六年戊子三晉滅智伯分其地

智伯帥趙韓魏而伐范中行氏

補曰范氏士會之後荀林父將中行後因以官

為滅之休數年使人請地於韓韓康子欲勿與段規人

姓舊姓故魏亦有諫曰不可夫智伯之為人也好

利而鷙喻其殘忍復來請地不與必加兵於韓矣補曰

復劉作核韓君其與之彼狃狃犬性驕也又將請地於

他國他國不聽必邾之以兵然則韓可以免於患難而

待事之變康子曰善使使者致萬家之邑一於智伯智

伯說又使人請地於魏魏元作宣宣補曰韓子說苑

字訛子欲勿與趙葭魏人亦諫曰彼請地於韓韓與之

請地於魏魏弗與則是魏內自強而外怒智伯也然則

其錯兵於魏必矣不如與之桓宣子曰諾因使人致萬

家之邑一於智伯智伯說又使人之趙請元作蔡皇

狼之地蔡非趙地臯狼屬西河補曰恐名偶同漢志趙

襄子弗與智伯陰結韓魏將以伐趙趙襄子召張孟談

而告之曰夫智伯之爲人陽親而陰疏三使韓魏而寡

人弗與焉

他日陰疏今則顯矣

其移兵寡人必矣今吾安居而可

張孟談曰夫董閔安于簡子

補曰一作主

之才臣也世治晉

陽而君澤循之

君澤趙臣繼安于者漢太原郡所治龍山在西北晉水所出

補曰大事記晉陽

一本尹澤大事記謂澤字誤韓子國語作尹鐸

其餘政教猶存君其定居晉陽

君曰諾

君謂襄子

乃使延陵

臣元作王此襄子臣不得稱王

王

當作生

韓子云

趙襄子名延陵生今將云云浚儀王氏謂鮑失考

將車騎先之晉陽君因從之

至行城郭案府庫

案按同行也

視倉廩召張孟談曰吾城郭

之完府庫足用倉廩實矣無矢柰何張孟談曰臣聞董

子之治晉陽也公宮之垣

垣牆也

皆以荻蒿苦楚臍之

荻

葦屬爾雅蕭茨注卽蒿又繁醜秋爲蒿苦蓋也楚荆也以是爲墻臍牆同

其高至丈餘君發

而用之於是發而試之其堅則箇銘之勁不能過也

日補

箇音窘銘卽
籍見禹貢

君曰矢足矣吾銅少若何張孟談曰臣聞

董子之治晉陽也公宮之室皆以鍊銅爲柱質

質礎也

請

發而用之則有餘銅矣君曰善號令已定備守已具三

國之兵乘晉陽城遂戰三月不能拔因舒軍而圍之決

晉水而灌之圍晉陽三年城中巢居而處懸釜而炊財

食將盡士卒病羸襄子謂張孟談曰糧食匱

匱

元作城

城

力盡士大夫病吾不能守矣欲以城下

謂將降

何如張孟

談曰臣聞之亡不能存危不能安則無爲貴知士也君

釋此計勿復言也臣請見韓魏之君襄子曰諾張孟談

於是陰見韓魏之君曰臣聞唇亡則齒寒今智伯帥三

國之君伐趙趙將亡矣亡則二君爲之次矣二君曰我

知其然夫智伯之爲人麤中而少儀麤粗同疏也我

謀未遂而知則其禍必至爲之柰何張孟談曰謀出二

君之口入臣之耳人莫之知也二君即與張孟談陰約

三軍與之期補曰姚本夜日既遣入晉陽張孟談以

報襄子襄子再拜之張孟談因朝智伯而出兵交使在

朝遇智過通一作果智伯之族補曰晉語智宜子將以

之遇智過通爲後知果日不如宵也弗聽如果別族於

太史爲輔氏通鑑取轅門之外以車爲門智過入見智

伯曰二主殆將有變君曰何如君智對曰臣遇張孟談

伯曰二主殆將有變君曰何如伯對曰臣遇張孟談

於轅門之外其志矜其行高智伯曰不然吾與二主約
謹矣破趙三分其地寡人所親之言親與二國約必不欺也子

釋之勿出於口智過出見二主入說智伯曰二主色動

而意變必背君不如令殺之智伯曰兵著晉陽著言附其城

三年矣旦暮當拔而饗其利乃有他心不可子慎勿復

言智過曰不殺則遂親之智伯曰親之柰何智過曰魏

桓宣子之謀臣曰趙葭補補曰恐康子之謀臣曰段

規二諡皆非是皆能移其君之計君其與二君約破趙

則封二子者各萬家之縣一如是則二主之心可不變

而君得其所欲矣智伯曰破趙而三分其地又封二子

者各萬家之縣一則吾所得者少不可智過見君之不

用也言之不聽出更其姓爲輔氏遂去不見張孟談聞

之入見襄子曰臣遇智過於轅門之外其視有疑臣之

心入見智伯出更其姓今暮不擊必後之矣恐智伯以過之去之

決有感襄子曰諾使張孟談見韓魏之君日夜期殺守

堤之吏而決水灌智伯軍智伯補補曰姚救水而亂

韓魏翼而擊之左右夾擊襄子將卒犯其前大敗智伯軍而

禽智伯智伯身死國亡地分爲天下笑此貪欲無厭也

夫不聽智過亦所以亡也智氏盡滅惟輔氏存焉彪謂

之策智伯智過之察孟談皆如其目中可謂明也已

矣此一時三晉智氏皆有士三晉之應之如響智氏獨

不用之而亡則士豈非天下之重寶乎雖然水灌晉陽
城之不沈者三板於此時使智伯殺韓魏之君亦難聽
矣其次欲其分封二子是豈不可為與智伯惟
沒於利故昏於智故孟子之說曰何必曰利

智伯從韓魏兵

二國兵從之

以攻趙圍晉陽而水之城

元

下下

補曰設衍

不沈者三板郄疵

晉人

補曰

郄刺黎反

姚本注元和姓纂郄已姓青陽氏之後

謂智伯曰韓魏之君必反矣智伯

曰何以知之郄疵曰以其人事知之矣

補曰一本作夫夫當屬下句

從韓魏之君而攻趙趙亡難必及韓魏矣今約勝趙而

三分其地今城不沒者三板曰竈生畜人馬相食城降

有日而韓魏之君無喜志而有憂色是非反如

補曰猶而何

也明日智伯以告韓魏之君曰郄疵言君之且反也韓

魏之君曰夫勝趙而三分其地城今且將拔矣夫二

元

三補曰姚云

家雖愚不棄美利於前

補曰愚下恐

肯信

盟之約而爲危難不可成之事其勢可見也是疵爲趙

計矣使君疑二主之心

二主自稱曰主亦非當時語

而解於攻趙也

解懈

今君聽讒臣之言而離二主之交爲君惜之趨而

出郟疵謂智伯曰君又何以疵言告韓魏之君爲智伯

曰子安知之對曰韓魏之君視疵端而趨疾

視端畏之趨疾避之

恐疵要之與見智伯而辭屈也

郟疵知其言之不聽請使於齊智伯遣

之韓魏之君果反矣

彪謂智伯至是眩於得而不顧其禍殆天奪其魄者至以謀人之言

質人以反夫非狂昏癡

膏孰肯自承其反哉

張孟談既固趙宗廟封疆

補曰談史作同太史公避發

五霸

元作百下同伯業不振今復發之

百

補曰即伯古通

乃稱簡之塗

稱者舉其說也

此士國地君之御

以告襄子曰昔者前國地君之御

國地猶武安之類御

則之

有之曰五霸百之所以致天下者約

衍兩字

兩

補曰恐字

有主勢能制臣

約者自斷之辭

無令臣能制主故貴爲列侯者

不令在相位自將軍以上不爲近大夫令臣之名顯而

身尊權重而衆服臣願損

補曰一作捐

功名去權勢以離衆

襄子恨然曰何哉吾聞輔主者名顯功大者身尊任國

者權重信忠在已而衆服焉此先聖之所以集國家安

社稷乎

補曰姚云劉改乎作也

子何爲然張孟談對曰君之所言

成功之美也臣之所謂持國之道也臣觀成事聞往古

天下之美同

有美而同必相疾

臣主之權均之

補曰外紀之作而

能美

未之有也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君若弗圖則臣力不

足愴然有決色

雖欲決去而猶愴然明不得已也一說決猶別

襄子去之臥三

日使人謂之曰晉陽之政臣下不使者

不自用

何如對曰

死僂

僂戮同

張孟談曰左司馬

失其名

見使於國家安社稷

不避其死以成其忠君其行之

行猶用也疑當作任補左司馬恐孟談自請

之辭行之者許之僂之惟也

君曰子從事乃許之

使談自從其所欲之事以其薦賢自

代故許其去

張孟談

此下著書者美之也

便厚以便名便安厚重也去

捐名所以安其名

納地釋事以去權尊而耕於負親之丘

趙地缺

故曰賢人之行明主之政也

此美襄子

耕三年韓魏齊楚

元

燕

補曰

下文有楚無燕必有一誤

負親以謀趙

言五國昔約親今背

之

正曰

上言負親之

丘

不應此義頓異恐負

襄子往見張孟談而告之曰昔

親字衍或上有缺文

者智氏之地趙氏分則多十城復來

言分地多自與韓魏嘗以爲言矣今

復來而今諸侯

復來字恐舛誤在

也

復來而今諸侯

上當云而今諸侯復來旬似順

也

孰謀我

也

也

補曰孰爲之奈何張孟談曰君其負劍而御臣以之國

爲我謀

爲御

舍臣於廟授吏大夫

授談之吏以爲大夫示尊顯之也

臣試計之

君曰諾張孟談乃行其妻之楚

使妻

長子之韓次子之

魏少子之齊四國疑而謀敗

談趙之謀臣而其妻子分適四國故四國更相疑以

爲厚趙也彪謂孟談有道之士也國有危難不顧萬死

出入行陣以就其謀功成事遂則委而去之已去而復

爲厚趙也彪謂孟談有道之士也國有危難不顧萬死

出入行陣以就其謀功成事遂則委而去之已去而復

爲厚趙也彪謂孟談有道之士也國有危難不顧萬死

出入行陣以就其謀功成事遂則委而去之已去而復

爲厚趙也彪謂孟談有道之士也國有危難不顧萬死

出入行陣以就其謀功成事遂則委而去之已去而復

爲厚趙也彪謂孟談有道之士也國有危難不顧萬死

出入行陣以就其謀功成事遂則委而去之已去而復

爲厚趙也彪謂孟談有道之士也國有危難不顧萬死

出入行陣以就其謀功成事遂則委而去之已去而復

爲厚趙也彪謂孟談有道之士也國有危難不顧萬死

出入行陣以就其謀功成事遂則委而去之已去而復

爲厚趙也彪謂孟談有道之士也國有危難不顧萬死

出入行陣以就其謀功成事遂則委而去之已去而復

爲厚趙也彪謂孟談有道之士也國有危難不顧萬死

出入行陣以就其謀功成事遂則委而去之已去而復

爲厚趙也彪謂孟談有道之士也國有危難不顧萬死

出入行陣以就其謀功成事遂則委而去之已去而復

爲厚趙也彪謂孟談有道之士也國有危難不顧萬死

出入行陣以就其謀功成事遂則委而去之已去而復

爲厚趙也彪謂孟談有道之士也國有危難不顧萬死

出入行陣以就其謀功成事遂則委而去之已去而復

爲厚趙也彪謂孟談有道之士也國有危難不顧萬死

出入行陣以就其謀功成事遂則委而去之已去而復

爲厚趙也彪謂孟談有道之士也國有危難不顧萬死

出入行陣以就其謀功成事遂則委而去之已去而復

爲厚趙也彪謂孟談有道之士也國有危難不顧萬死

出入行陣以就其謀功成事遂則委而去之已去而復

爲厚趙也彪謂孟談有道之士也國有危難不顧萬死

出入行陣以就其謀功成事遂則委而去之已去而復

爲厚趙也彪謂孟談有道之士也國有危難不顧萬死

出入行陣以就其謀功成事遂則委而去之已去而復

出以銷國家之難非有道孰能出處語默若是之裕哉
范蠡始終之際賢矣方之孟談猶一閒也正曰孟談可

謂謀智之士
有道則未也

晉畢陽

畢萬之後正曰無明據晉魏伯宗索士庇州犁
得畢陽及樂弗忌之難諸大夫害伯宗畢陽實

庇州犁子豫讓乃其
孫義烈有自來矣

之孫豫讓始事范中行氏而不說

去而就智伯智伯寵之及三晉分智氏趙襄子最怨智

伯而將其頭以爲飲器

補曰史漆其頭說苑異曰智伯
與襄子飲而灌襄子之首後敗

智伯漆其首爲飲器索隱云案大宛傳匈奴以月氏王
頭爲飲器裴氏引韋昭云裨榼也晉灼曰虎子也昔非

裨榼所以盛酒非用飲者晉以韓子呂豫讓遁逃山中
氏春秋並云漆智伯頭以爲飲器故也

曰嗟乎士爲知己者死女爲說己者容

修其容色補曰
司馬子長用此

語死作用吾其報智氏之讎矣乃變姓名爲刑人入宮塗廁

欲以刺襄子襄子如廁心動執問塗者則豫讓也刃其

扞

扞鐔同集韻矛鐔謂之鐔刃施刃其端

曰欲爲智伯報讎左右欲殺之

趙襄子曰彼義士也吾謹避之耳且智伯已死無後而

其臣至爲報讎此天下之賢人也卒釋之豫讓又漆身

爲厲

癩病然故讓以漆塗身令若癩厲癩聲近假借

滅鬚去眉自刑以變其容爲乞人而往

作行

史乞其妻

不識曰狀貌不似吾夫其音何類吾夫之甚也又吞炭

爲啞變其音其友謂之曰子之道甚難而無功謂子有

志則然矣謂子智則否以子之才而善事襄子襄子必

近幸子子之得近而行所欲此甚易而功必成豫讓乃

笑而應之曰是爲先知報後知爲故君賊新君大亂者

臣之義者無此矣

補曰無字下恐有缺字

吾所謂爲此者以明君

臣之義非從易也且夫委質而事人而求弑之是懷二
心以事君也吾所爲難亦將以愧天下後世人臣懷二
心者居頃之襄子當出豫讓伏以過橋下

補曰一本伏所當過

襄

子至橋而馬驚襄子曰此必豫讓也使人問之果豫讓
於是趙襄子面數豫讓曰子不嘗事范中行氏乎智伯

滅范中行氏而子不爲報讎反委質事智伯智伯已死

子獨何爲報讎之深也豫讓曰臣事范中行氏

補曰

姚

本有中行氏以衆人遇臣臣故衆人報之智伯以國士
此字

遇臣

國土名蓋一國者

臣故國士報之

為國士所為以報之

襄子乃喟然

歎泣曰嗟乎豫子

衍子字

子之為智伯名既成矣寡人舍

子亦已足矣子自為計寡人不舍子使兵環之豫讓曰

臣聞明主不掩人之義忠臣不愛死以成名君前已寬

舍臣天下莫不稱君之賢今日之事臣故

固通

伏誅

然願請君之衣而擊之雖死不恨非所望也

言有此心望不及此

敢布腹心於是襄子義之乃使使者持衣與豫讓豫讓

拔劍三躍呼天擊之曰而可以報智伯矣

而自呼也

遂伏劍

而死死之日趙國之士聞之皆為涕泣

刺客傳有彪謂襄子豫子皆于

載人也豫子能報舊君能厲天下後世之為臣使他人為之必一失於此矣或以其無成事為空自苦夫壯士

能行其志而已成不成則有命焉吾何以必之哉智伯
有如此臣以國士遇之而不免於亡殆與郭君善善焉
輩者歟補曰讓義士也史遷列之刺客而蘇秦氏古史
亦謂之非賢失之矣朱子綱目附見於三晉始命之下
則以其事在前不得特書以表之爾大事記解題略見
而記不書未知呂子之旨按彙隱引策云衣盡出血襄
子回車專輪未周而亡今無

此文或以其怪而刪之歟

烈侯襄子孫元年威烈王十八年癸酉

魏文侯借道於趙攻中山魏十七年趙侯將不許趙利

曰過矣魏攻中山而不能取則魏必罷音疲罷則趙重魏

拔中山必不能越趙而有中山矣是用兵者魏也而得

地者趙也君不如許之許之大勸彼將知趙利之也必

輟君不如借之道而示之不得已補曰姚本彼將知矣
利之也又注劉無矣

字此本趙利又舉人姓名皆難解疑有舛誤

肅侯

成侯子元年
世本名言索隱云

蘇秦從燕之趙

此十年

始合從說趙王曰天下之卿相人

臣乃至布衣之士莫不高賢大王之行義皆願奉教陳

忠於前之日久矣雖然奉陽君妬

秦傳言肅侯令其弟成爲相號奉陽君妬

嫉賢也
陽君說見後

大王不得任事是以外賓客

外疏游談

之士無敢盡忠於前者今奉陽君捐館舍

禮婦人死曰捐館舍蓋亦

通大王乃今然後得與士民相親臣故敢盡其愚忠爲

大王計莫若安民無事請無庸有爲也安民之本在於

擇交

與諸侯交

擇交而得則民安擇交不得則民終身不得

安

終趙王身

請言外患齊秦爲兩敵

爲趙敵

而民不得安倚秦

攻齊而民不得安倚齊攻秦而民不得安故夫謀人之

主伐人之國常苦出辭

苦言其力

斷絕人之交

橫人蓋然

願大王

慎無出於口也請屏左右曰言所以異

補曰白黑

史作請別所以異大

事記謂

策按索

陰陽而已矣

陰陽言事止有兩端指謂從橫

大王

誠能聽臣燕必致氈裘狗馬之地齊必致海隅魚鹽之

地楚必致橘柚雲夢之地韓魏皆可使致封地

封內之地

下文封侯之類

湯沐之邑貴戚父兄皆可以受封侯夫割地效

實

實如氈裘之類

五霸之所以覆軍禽將而求也封侯貴戚湯

武之所以放殺而爭也

補曰

此非所以言湯武蓋游士之辭

今大王垂拱

而兩有之是臣之所以爲大王願也大王與秦則秦必

弱韓魏與齊則齊必弱楚魏魏弱則割河外正義云河外同

華等地此卽韓弱則効宜陽皆以此與秦宜陽効則上郡絕

西河之外也正義云上郡在同州西北則廣河外割

井州郡正義云上郡在同州西北則廣河外割

則道不通楚弱則無援此三策者不可不熟計也夫秦

下軹道秦紀注亭名在霸陵故軹城在懷州濟源

王十一年韓使計息以軹道易鹿於魏水經注年表報

也軹通策又作巴蘇秦傳云秦下軹道則南陽危又

縣東北去霸水百步軹道亭秦王降處也則南陽動武

者劫韓包周則趙自銷鑠據衛取淇則齊必入朝秦欲

已得行於山東則必舉甲而向趙秦甲涉河踰漳據番

吾

補曰

正義云番音婆又音蒲音盤徐廣云常山蒲吾縣淇常山河漳清河皆見前

則兵必戰

於邯鄲之下矣此臣之所以爲大王患也當今之時山

東之建國莫如趙強趙地方三千里帶甲數十萬車千

乘騎萬匹粟支十年西有常山南有河漳東有清河北

有燕國燕固弱國不足畏也且秦之所畏害於天下者

莫如趙

言秦於天下獨畏趙害已

然而秦不敢舉兵甲而伐趙者何

也畏韓魏之議其後也然則韓魏趙之南蔽也秦之攻

韓魏也則不然無有名山大川之限稍蠶食之傳之國

都而止矣

傳附同止兵止於此

韓魏不能支秦必入臣於秦秦無

韓魏之隔禍必中於趙矣

猶射中的

此臣之所以爲大王患

也吾聞堯無三夫之分

一夫有田百畝

此說士無據之辭且舜帝

幕後有國於虞其側微特在下爾禹乃崇伯鯀子亦有國上者今日云云豈足信哉枚乘書舜無立錫之地禹

無十戶之聚李善注義引韓子云云皆此類

舜無咫尺之地以有天下禹無

百人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卒不過三千人車不過三

百乘而爲天子誠得其道也是故明主外料其敵國之

強弱內度其士卒之衆寡賢與不肖不待兩軍相當而

勝敗存亡之機節

節節目

固已見於胷中矣豈掩於衆人

之言

掩猶蔽

而以冥冥決事哉臣竊以天下地圖案之諸

侯之地五倍於秦料諸侯之卒十倍於秦六國并力爲

一西面而攻秦

補補日一本復有秦字姚同

破必矣

補補日一本今見破

於秦西面云云姚云一無見破於秦四字

西面而事之見臣於秦夫破人之

與破於人也臣人之與臣於人也豈可同日而言之哉

夫橫人者皆欲割諸侯之地以與秦成與秦成則高臺

榭

補臺有木曰榭

美宮室聽竽笙琴瑟之音

補日史有臺榭一本無笙琴字察

五味之和前有軒轅

天文志權軒轅象後宮此言美人之所處也

後有長庭

美人巧笑卒有秦患

卒猝同

而不與其憂是故橫人日夜

務以秦權恐

獨元作獨

獨

獨獨通見齊策此章史作獨相恐脅也前三子汝表坐恐

喝並許葛反

諸侯以求割地願大王之熟計之也臣聞明主

絕疑去讒屏流言之迹塞朋黨之門故尊主廣地強兵

之計臣得陳忠於前矣故竊爲大王計莫如一韓魏齊

楚燕趙六國從親以儼畔秦令天下之將相相與會於

洹水之上補曰洹水見秦策通質刑白馬以盟之約曰秦攻楚

齊魏各出銳師以佐之韓絕食道趙涉河漳燕守常山

之北秦攻韓魏則楚絕其後齊出銳師以佐之趙涉河

漳燕守雲中并州郡秦攻齊則楚絕其後韓守成臯魏塞

午道王莽傳注今京城直南山有谷通漢梁道者名子午谷又宜州西慶州東有山名子午嶺南北直相

當北則北山是子南山是午共爲子午道詳此則午道秦南道也塞之使不得通莽所通者因秦也補曰索隱

云當在趙東齊西午道地名也鄭玄云一從一橫爲道謂交道也按下張儀說趙王章亦有趙涉河

漳博關補曰博關見齊策燕出銳師以佐之秦攻燕則趙守常

山楚軍武關齊涉渤海韓魏出銳師以佐之秦攻趙則

韓軍宜陽楚軍武關魏軍河外齊涉渤海燕出銳師以

佐之諸侯有先背約者五國共伐之六國從親以

秦續元作損無異義今並從前作續說已見前秦必不敢出兵於函谷關

以害山東矣如是則霸業成矣趙王曰寡人年少莅國

之日淺未嘗得聞社稷之長計今上客有意存天下安

諸侯寡人敬以國從乃封蘇秦爲武安君飾車百乘黃

金千鎰白璧百雙錦繡千純以約諸侯秦傳有在說燕後處謂從約者

天下之心亦其勢也夫秦有吞天下之心不盡不止諸

侯皆病之而欲償之此其心也同舟遇風胡越之相救

如手足於其頭目此其勢也以天下之心行天下之勢

如水之就下孰能禦之故謂之從從者從也順也其所

不可者諸侯之心不一夫其心不一者非明計智算也
或見少利而相侵或修小怨而相伐或眩於名實而為
橫人之所恐喝此張儀所以投隙而起使諸侯之智少
靈於連雞則秦人自保之不給安能圖併吞之舉即儀
謂秦地形勢便兵強士武足以橫天下然則天時人和
道德之威仁義之澤舉無與於興亡之數乎雖然一從
一橫皆一偏之論有王者作則從橫皆廢而天下
定而非所以論於此時也

蘇秦為趙王使於秦本傳反三日不得見謂趙王曰秦

乃者過柱山蓋砥柱也有兩木焉一蓋呼侶招其一蓋

哭問其故對曰吾已大矣年已長矣吾苦夫匠人且以

繩墨案規矩刻鏤我一蓋曰此非吾所苦也是故吾事

也事猶分也吾所苦夫鐵元作鈇鈇然自入鈇言鐵

鈇則鐵也義不合此能曰鈇玉篇其沾救淹二反鈇
音鑑後漢章帝詔有鈇鑽字蒼頡篇鈇持也蓋字與鈇

同以鐵有所劫束也而人謂木屑自鐵言之爲出夫人者人正曰難通其義未詳今臣使

於秦而三日不見無有爲元作謂補曰臣爲鐵錡鉗者

乎無有言得無有也

武靈王肅侯子元年顯王四十四年丙申

齊破燕之增之亂燕七年此十二年趙欲存之樂毅謂趙王曰今無

約而攻齊齊必讎趙不約與國而獨攻齊故齊怨不如

請以河東易燕地於齊齊破燕所謂地近趙有河北齊

有河東此二非郡燕趙必不爭矣是二國親也以河東之地

強齊言齊得河東則益強以燕以趙輔之與之易地是助之也天下憎之其

強必皆事王以伐齊是因天下以被齊也王曰善乃以

河東易齊楚魏憎之令淖滑惠施之趙請伐齊而存燕

補曰大事記按樂毅傳毅賢好兵趙人舉之及武靈王

有沙丘之辭乃去趙適魏毅嘗事趙也又云趙納公子職于燕世家不書其立蓋燕人不受也

張儀爲秦連橫說趙王曰敝邑秦王惠使臣敢獻書於

大王御史周宗伯屬官秦因之而趙亦有言此者不斥王也補曰御史周官以中士下士爲之特小

臣之傳命者戰國其職益親故此云云秦趙之會御史書事而淳于髡亦云御史在前掌記事綜察之任也秦

益重大王收率天下以儉秦秦兵不敢出元作去補曰疑出

字函谷關十五年矣大王之威行於天下山東補曰一本無山

東故邑恐懼伏繕甲厲兵飾車騎習馳射力田積粟

守四封之內愁居懾處不敢動搖唯大王有意督過之

也高紀注督視責也

今秦以大王之力

因畏趙而飾兵故

西舉巴蜀并

漢中東收兩周而西遷九鼎

史不書正曰遷鼎之說大言之也

守白馬

之津秦雖僻遠然而心忿悁

悁亦忿

含怒之日久矣今寡

元作宣

宣補曰字訛當作寡

君有敝

元作微

微補曰史作敝

甲鈍兵軍於

澠池願渡河踰漳據番吾迎戰邯鄲之下願以甲子之

日合戰以正殷紂之事敬使臣先以聞於左右凡大王

之所信以為從者恃蘇秦之計

補曰蘇秦字

熒惑諸侯

熒火光也猶眩

以是為非以非為是欲反覆齊國而不能自令

車裂於齊之市

補曰說見楚策

夫天下之不可一亦明矣今楚

與秦為昆弟之國而韓魏稱於東藩

補曰藩之

一本東齊獻

魚鹽之地此斷趙之右臂也夫斷右臂而求與人鬪失

其黨而孤居求欲無危豈可得哉今秦發三將軍一軍

塞午道

說見前章

告齊使興師渡清河軍於邯鄲之東一

軍軍於成臯毆韓魏

同

而軍於河外

補曰正義云河外謂鄭滑州北

臨一軍軍於澠池約曰四國爲一以攻趙破趙而四分

其地是故不敢匿意隱情先以聞於左右臣

補曰元作切

爲大王計莫如與秦遇於澠池面相見而身相結也臣

請案兵無攻願大王之定計趙王曰先王之時奉陽君

相

補曰奉陽君說見後

專權擅勢蔽晦先王獨制官事寡人宮居

屬於師傅不得與國謀先王棄羣臣寡人年少奉祠祭

之日淺私心固竊疑焉以爲一從不事秦非國之長利

也乃且願變心易慮剖地謝前過以事秦方將約車

行趨趣而適聞使者之明詔於是乃以車二百乘入朝

澠池割河間以事秦傳在楚韓齊後蓋此十五六年老

侯力足以制趙不告趙也告之者是力不足也此時諸

侯惑於橫人之說皆辭屈貌從心不與也使季子可作

則三國橫約可立解而坐破也武靈此時血氣未定而

蘇氏兄弟適不在趙故儀得以售其恐喝之說加之數

年如議服之時其必有以折儀也燕昭末年蘇

代重燕而從約後舉豈非天下之心之勢矣哉

甘茂爲秦約魏以攻韓宜陽秦武王三年又北之趙冷

向謂強國趙人曰不如令趙拘甘茂勿出以與齊韓秦市

齊王閔欲求救宜陽必效縣狐氏地韓欲存宜陽必以

路涉地端氏屬河東賂趙秦王武欲得宜陽不愛名寶賈

名世者齊韓之賂欲拘茂且拘茂也且以置公孫赫檇

里疾茂不還秦

武靈王平書無事之日閒居肥義趙相也餘並公族

和姓纂引策云肥義趙賢人侍坐曰王慮世事之變

權甲兵之用權猶念簡襄之迹計胡狄之利補自姚云

有乎王曰祠立不忘先德君之道也錯質務明主之長錯

委臣之論也是以賢君靜而有道民便事之教動補

目姚云一本有明古先世之功先猶為人臣者窮有弟

長辭讓之節弟順通有補民益主之業此兩者君臣之

分也今吾欲繼襄王之業啓胡翟之鄉而卒世不見也

卒世猶舉世言舉世無能察此敵弱者與弱為敵用

正義云卒盡也愚謂猶言沒世力少而功多可以無盡百姓之勞而享往古之勲夫有

高世之功者必負遺俗之累不與俗同有獨智之慮者

必被庶人之恐所謂黎元懼焉今吾將胡服騎射

以教百姓而世必議寡人矣補曰正義云胡服今時服廢除裘裳也。姚云曾本

改矣字肥義曰臣聞之疑事無功疑行無名今王即定

負遺俗之慮定言自定於心不為俗移殆母顧天下之議矣夫論至

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眾昔舜舞有苗不用

舞于羽欲以服人亦異於俗正曰舞羽非為服而禹祖

苗苗格非因舞羽舜修德教苗至適當其時播陰軒叢書

入裸國

非中國之禮

非以養欲而樂志也欲以論德而要功

也愚者暗於成事智者見於未萌王其遂行之王曰寡

人非疑胡服也吾恐天下笑之狂夫之樂智者哀焉愚

者之笑賢者戚焉

以此異趣知俗必見遺

世有順我者則胡服之

攻未可知也雖歐世以笑我胡地

元作服地史同

補曰

姚本作服字則句

中山我必有之王遂胡服使王孫緜告公子成曰寡人

胡服且將以朝亦欲叔之服之也家聽於親國聽於君

古今之公行也子不反親臣不遊主先王之通誼也今

寡人作教易服而叔不照吾恐天下議之也夫制國有

常而利民爲本從政有經而令行爲上故明德在於論

賤行政在於信貴

信伸同所謂行法自近始
信如字言必行於貴者

今胡服

之意非以養欲而樂志也事有所出功有所止

補曰止猶至

云曾本改互出止
字愚按此據史文

事成功立然後德可見也今寡人恐

叔逆從政之經

補曰叔
字疑行

以輔公叔之議且寡人聞之事

利國者行無邪因貴戚者名不累故寡人願慕公叔之

義以成胡服之功使繅謁之叔

補曰索
隱句

請服焉公子成

再拜曰臣固聞王之胡服也不佞寢疾不能趨走是以

不先進王今命之臣固敢竭其愚忠臣聞之中國者聰

明睿智之所居也萬物財貨之所聚也聖賢之所教也

仁義之所施也詩書禮樂之所用也異敏技藝之所試

也異出類敏疾於事也

遠方之所觀赴也蠻夷之所義行也

以中國為

有義有行

補目

自中國者

今王釋此而襲遠方之服變

古之教易古之道逆人之心畔學者離中國臣願大王

圖之使者報王王曰吾固聞叔之病也卽之公叔成家

自請之曰夫服者所以便用也禮者所以便事也是以

聖人觀其鄉而順宜因其事而制禮所以利其民而厚

其國也被髮文身錯臂左衽

容

補目

以兩臂交錯而立言無禮索隱云錯臂亦文

身謂其丹青錯畫其臂孔衍作右臂謂右袒其臂也愚

謂旣言文身則畫臂爲複恐後說是錯或袒字訛姚云

劉無錯臂字一作扞面吳世家斷髮文身應劭注常在

水中故以象龍子不見傷害劭語本說苑被字姚云三

本作被

地輿地志交趾周爲駱越秦爲西

補目

漢東甌閩中

厥索隱云今珠里儋耳謂之厥人是有厥越文選三越

注吳越南越閩越東歐卽閩越駱越厥人卽南越也姚

云後語作臨越注云黑齒雕題史注以草染齒爲黑雕

臨亦百越之一名題者刻其肌以丹青復

之鯁冠秫縫鯁大鮎以其皮爲冠秫綦鍼也言女工之

拙補目秫卽鉢字通借時補反鯁大計反

大異之國也禮服不同其便一也是以鄉異而用變事

異而禮易是故聖人苟可以利其民不一其用果可以

便其事不同其禮儒者一師而禮異中國同俗而教離

又况山谷之便乎故去就之變智者不能一遠近之服

賢聖不能同窮鄉多異異異俗曲學多辨不知而不疑各言

不知其異而不疑之異於己而不非者公於求善也今卿之所言

者俗也吾之所言者所以制俗也今吾國東有河溥洛

之水

史記安平涇水西有漳水津名薄洛後志安定

謂薄洛在馮翊臨晉今按本文謂在趙與齊中山同之

而無舟楫之用自常山以至代上黨東有燕東胡之境

西有樓煩秦韓之邊補曰正義云東胡烏丸之先也後

志云東胡漢初謂頓滅之餘保烏丸山因號烏丸又口

林胡樓煩即嵐勝之北也嵐勝以南石州離石蘭等而無騎射之備故寡人

且聚舟楫之用求水居之民以守河薄洛之水變服騎

射以備補曰元作其補曰史作參胡樓煩秦韓之邊言參

其邊地正曰參史作三因音而且昔者簡主不塞晉陽

以及上黨不塞者志而襄主兼戎取代以攘諸胡此愚

智之所明也先時中山負齊之強兵侵掠吾地係累吾

民

累纍同

引水圍鄣

屬常山

補曰

光武

非社稷之神靈卽

鄙幾不守先王忿之其怨未能報也今騎射之服近可

以備上黨之形遠可以報中山之怨而叔也順中國之

俗以逆簡襄之意惡變服之名而忘國事之恥非寡人

所望於子公子成再拜稽首曰臣愚不達於王之議敢

道世俗之聞

補曰

一本間作問與下文同

今欲繼簡襄之意以順先

王之志臣敢不聽令再拜乃賜胡服趙文進諫曰農夫

勞力

補正曰

勞下恐有缺字

而君子養焉政之經也愚者陳意而

智者論焉教之道也臣無隱忠君無蔽言

蔽猶伏

國之祿

也祿猶臣雖愚願竭其忠王曰慮無變擾言能定慮則不亂於物

忠無過罪過者罪之小者子其言乎趙文曰當世輔俗當猶古

之道也衣服有裳禮之制也循元作修循禮商君傳正作循朱

子韓文考異著方氏說云唐人書修近循楚辭亦有誤者則此字古已混矣此下文兩有循法字爲循無疑

法無愆民之職也三者先聖之所以教今君釋此而襲

遠方之俗變古之教易古之道故臣願王之圖之王曰

卿言世俗之間言其所言不能出俗常民溺於習俗學者沈於所

聞此兩者所以成官而順政也非所以觀遠而論始也

若今胡服自我始也且夫三代不同服而王五霸不同教而政言

於下智者作教而愚者制焉賢者議俗不肖者拘焉夫

制於服之民不足與論心拘於俗之衆不足與致意故

勢與俗化而禮與變俱聖人之道也承教而動循法無

私

不敢用私意

民之職也知學之人能與聞遷

有所聞則達改前之爲

於禮之變能與時化故爲已者不待人制今者不法古

子其釋之趙造諫曰隱忠不竭姦之屬也以私誣國賤

之類也

賤謂輕國

犯姦者身死賤國者族宗

族滅其宗

有元作反

補曰

姚云劉本無反字

此兩者先王之明刑臣下之大罪也臣雖

愚願盡其忠無遁其死王曰竭意不讓

補曰

一本讓作諱忠也

上無蔽言明也忠不辟危明不距人子其言乎趙造曰

臣聞之聖人不易民而教智者不變俗而動因民而教

者不勞而成功據俗而動者據猶依慮徑而易見也徑以步道

喻其省便

今王易初不循俗胡服不顧世非所以教民而成

禮也且服奇者志淫俗僻者亂民是以泄國者不襲奇

僻之服中國不近蠻夷之行非所以教民而成禮者也

且循法無過修禮無邪臣願王之圖之王曰古今不同

俗何古之法帝王不相襲何禮之循伏羲神農教而不

誅黃帝堯舜誅而不怒及至三王觀時而制法因事而

制禮法度制令各順其宜衣服器械各便其用故禮世

不一其道

禮施於世補目宜從商君傳作治世

便國不必法古聖人之興

也不相襲而王夏殷之衰也不易禮而滅然則反古未

可非而循禮未足多也且服奇而志淫是鄒魯無奇行

也

鄒屬魯國言二國雖無奇服不無奇行 **正曰**趙造言

服奇者志淫俗僻者亂民洩國者不襲奇辟之服中

國不近蠻夷之行故此舉其言而詰之○索隱云鄒魯

好長纓是奇服也服非其志皆淫僻也而有孔門顏冉

之屬豈無奇行哉方俗辟處山谷而人皆改易不通大

化則是吳越無秀士何得有季札大夫種之屬哉今欲

略改云方俗辟陋 俗辟而民易是吳越無俊民也是以

聖人利身之謂服便事之謂教進退之謂節衣服之謂

制所以齊常民非所以論賢者也 此謂進退以下 **補自**

制無兩謂字 故聖與俗流 言其順俗 賢與變俱諺曰以書爲

御者不盡馬之情以古制今者不達事之變故循法之

功不足以高世法古之學不足以制今子其勿反也 趙

十九年有無二趙諫詞彪謂拓地開邊非有國之所先
也不胡服其無成功如其不然雖易服變古何救於敗哉
孟子曰行一不義而得天下不爲也武靈之志欲得中
山胡地而已遂舉國而夷甚矣其不權於輕重小大之
差也且其所稱反古之說皆鈎金一輿羽之類古所謂
以辯言亂舊政者也何足取哉而史無讓故備
論之補曰史衛鞅傳與此章多同今考列于后
衛鞅曰疑事無功疑行無名

有高人肥義曰同行者固見非爲世有獨知之慮者必見放於
民

王曰有高世之功者必負遺俗之累有獨知之累者
必被庶人之恐
愚者暗於成事知者見於未萌
論至德者不和於俗
成大功者不謀於衆

聖人苟可以強國不法其故苟可以則民不循其禮
王曰聖人苟可以利其民不一其用果可以便其事
不同其禮

甘龍曰聖人不易法而教智者不變法而動因民而教

趙造曰聖人不易法而教智者慮徑而易見

衛鞅曰龍之所言世俗之言也常人安於故俗學者溺

也三代不同禮而王五伯不同法而霸智者作法愚者

制焉賢者更禮不肖者拘焉溺於習俗學者沈於所聞

且夫三代不同服而王五伯不同教而政智者作教

杜摯曰法古無過循理無邪不肖者拘焉

趙造曰循法無過修禮無邪不肖者拘焉

衛鞅曰治世不一道便國不法古湯武不循古而王

相襲而禮世不一其道便國不必法古聖人之與也不

非但所以行是言者悖耳商君傳語策具有之唯民不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語不襲用而用其意也史遷於趙世家所不載者二趙諫辭耳二事皆變古者也當時紀載與遷所錄固不能無混歟然商君傳文法而簡策文錯以他語奇而肆可以參觀漢韓安國王恢議伐匈奴辯難之辭亦類此亦聞采其數語○史云趙文趙造周昭緝趙俊皆諫按周昭即後章周紹傳王子何者昭辭傳而未嘗諫易服也趙俊即趙燕後服者王讓之即受服史誤云諫也牛贊嘗有諫而史不言

王立周紹爲傅曰寡人始行

補曰

縣過番吾當子爲子

之時踐石以上者

踐石謂能騎乘者禮洗王石注乘馬石

皆道子之孝故

寡人問子以璧

問以禮遺之

遺子以酒食而求見子子謁病

而辭人有言子者曰父之孝子君之忠臣也故寡人以

子之智慮爲辯足以道人危足以持難

危言有危苦之持
危高峻

也忠可以寫意

寫猶宜

信可以遠期

久而不渝

諺

元作詩云服

難以勇治亂以智事之計也立傳以行

音去

教少以學義

之經也循計之事

先計而當行之

失

元作

失而

不

補補

以下

缺不

累訪議之行窮而不憂

窮言盡事之情

士言

字

行學為義之經指傳言循計謀之事雖有過失而無累

訪謀議之行雖有窮急而不憂訪議又疑放義謂放於

義故寡人欲子之胡服以傳王子

元作乎

補曰乎當周

紹曰王失論矣非賤臣所敢任也王曰選子莫若父論

臣莫若君君寡人也周紹曰立傳之道六王曰六者何

也周紹曰智慮不躁達於變身行寬惠達於禮威嚴不

足以易於位

素位而行不為威嚴所移

重利不足以變其心恭於教

而不快

快謂從逸

和於下而不危六者傅之才而臣無一焉

隱中不謁

隱自匿也

申謂情實此疑與趙造諫本一說

臣之罪也傅命僕官

傅附同此也僕猶辱

以煩有司吏之恥也王

請更論王曰知此六者所以使子周紹曰乃國未通於

王之

補

胡服雖然臣王之臣也而王重命之臣敢不聽

令乎再拜賜胡服王曰寡人以王子爲子任欲子之厚

愛之無所見醜御道之以行義勿令溺苦於學

溺苦皆勞也勞

於學以無導之者故也

醜言惡事也學言誦習也

謂厚愛教之母使見居事以行義道之母沈溺困苦於誦習之末也武靈安知行義蓋習聞古語猶紹之論立

於誦而王罷之當時氣

習類是焚書之禍兆矣事君者順其意不逆其志事先

者先明其高不倍其孤故有臣可命其國之祿也子

能行是所補以事寡人者畢矣書云去邪勿疑任賢勿

貳禹寡人與子不用人矣遂賜周紹胡服衣冠具帶飾

之備也猶具劍正史記匈奴傳黃金具帶音義云要

中大帶補淮南子云趙武靈王具帶鷄冠而朝此以

貝作具漢書佞幸傳孝惠時郎侍黃金師比未詳蓋依

中皆冠鷄冠貝帶注以貝飾帶黃金師比章主術訓

武靈三具帶鷄冠而朝注鷄讀曰私鉞頭三字與此

小異漢書黃金犀比師故云胡帶之鉤也延篤說

同大事記引又謂師比以傅王子補大事記書趙惠

史記胥縱師犀胥一也以傅王子后卒使周紹胡服傳

王子解題云惠后吳娃也娃方死憐其子而將立之廢

長立少之意已見於此而其論傳時有古之遺言愚謂

命胡服而誦古之遺言豈其然乎

趙燕後胡服於衆王令讓之曰事主之行竭意盡力微

諫而不諱

謹也

應對而不怨不逆上以自伐不立私以爲

名子道順而不拂臣行讓而不爭子用私道者家必亂

臣用私義者國必危反親以爲行慈父不子逆主以自

成惠主不臣也

惠猶慈

寡人胡服子獨弗服逆主罪莫大

焉以從政爲累

政胡服之政

以逆主爲高行私莫大焉故寡

人恐親犯刑戮之罪

燕公族也故稱親

以明有司之法

趙燕再拜稽首曰前吏命胡服

前前曰

施及賤臣臣以失

令過期更不用侵辱教

更猶反侵辱教也言己宜服刑

王反不刑而教之

侵辱教刑也

王之惠也臣敬循衣服以待令曰

令善也

反居行

王破原陽

屬雲中

以爲騎邑

居騎士於此者破卒散兵以爲寄

破牛贊人

進諫曰國有固籍

固言不變籍猶令甲固故通

兵有常經變籍則

亂失經則弱今王破原陽以爲騎邑是變籍而棄經也

且習其兵者輕其敵

習於敵人之兵則玩而易之

便其用者

此言本國械用

易其難

補曰易以鼓反

今民便其用而王變之是損君而弱國

也故利不百者不變俗功不什者不易器

補曰此亦商君傳杜摯語

俗作

今王破卒散兵以奉騎射臣恐其攻獲之利不如

所失之費也王曰古今異利遠近易用

音易入

陰陽不同

道四時不一宜故賢人觀時而不觀於時

時猶俗也視俗而變不爲

視俗所

制兵而不制於兵子知官府之籍不知器械之利

知甲兵之用不知陰陽之宜趙居胡之南陽也欲攻胡而用趙兵非其宜也

陰陽之宜言天地氣化之運人事剛柔之節其詳則若

范蠡之所以答越王者語見國語大事記解題周元王

元年故兵不當於用何兵之不可易教不便於事何俗

載之不可變昔者先君襄王與代交地交猶城境封之築

境上為名曰無窮之門所以昭後而期遠也今

之封城昭昭後而期遠也今

重甲循兵趙甲重不若新甲之輕循言其因舊

胡服騎射行也言被重甲執兵而行不可以踰險不若

之使利不可以踰險仁義道德不可以來朝

聞信不棄功知不遺時今子以官府之籍亂寡人之事

非子所知牛贊再拜稽首曰臣敢不聽令乎至遂胡服

率騎入胡出於遺遺之門此門義取胡者古今

所遺無據而繆踰九限

之固絕五徑之險至胡中辟地千里

補曰胡中一本榆

西略胡地至榆中正義云勝州所治榆林○大事記謂

賜周紹胡服衣冠具帶黃金師比此胡服也又引水經

注竹書紀年邯鄲命將軍大吏適子代吏皆貂服即胡

服之事按胡廣口道武靈王改胡服以金璫飾前搖

貂尾為貴職或以北士多寒胡人以貂皮溫額後代效

之亦曰惠文漢曰武弁曰衣冠武官冠之侍中常侍

加黃金璫附蟬為文貂尾為飾漢官儀又名鷄冠一本標春

謂貂服者此類也今之靴亦武靈所製云○一本標春

秋後語云武靈王十九年春正月大朝信武宮乃召肥

義與議天下事五日而畢遂北略中山登黃華之上注

云黃華山名也戰國策云武陵王游於大陵夢見處處

鼓瑟而歌登黃華之上今按史十六年游大陵夢處女

十九年大朝信武宮召肥義議事略中山至房子之代

地至無窮西至河登黃華之上先後不同所載戰國策

云云者今缺始

記以俟廣文

魏敗楚於陘山禽唐明

楚威十一年魏敗我陘山時武靈未立懷二十八年秦齊韓魏

攻楚殺唐昧此二十年楚王懼令昭應奉太子以委和於

薛公懷二十九太子質於齊使主父欲敗之乃結秦連楚宋之交

令仇元作郝下章同郝相宋樓緩相秦楚王舍元作禽

趙趙宋楚與二國合魏元作魏之和卒敗楚得二

故不與齊和無據楚楚

王禽以下有缺誤趙使仇元作仇液同仇郝郝之秦請相魏冉宋突

齊人郝客無據史作謂仇郝杌郝曰秦不聽樓緩

宋公索隱引策云宋交謂仇郝杌郝曰秦不聽樓緩

必怨公秦時已公不若陰辭樓子辭告請無急秦王昭

言為緩故秦王見趙之相魏冉之不急且不聽公言也

公謂是事而不成以德樓子事成以史補此一字補

事成六字恐

魏冉固德公矣

穰侯傳有云秦昭七年此

魏冉固德公矣

策有脫文 魏冉固德公矣 魏冉固德公矣

謂趙王曰三晉合而秦弱三晉離而秦強此天下之所

明也 疑有脫字 秦之有燕而伐趙有趙而伐燕有梁而

伐趙有趙而伐梁有楚而伐韓有韓而伐楚 善之也

此天下之所明見也然山東不能易其路 言易橫秦之路以合三晉

易其合秦之道以合 兵弱也弱而不能相一是何秦 元

楚 楚 之智山東之愚也是臣所爲山東之憂也

虎將卽禽 老獸 禽不知虎之卽己也而相鬪兩罷 音疲

而歸其死於虎故使禽知虎之卽己決不相關矣今山

東之主不知秦之卽己也而尙相鬪兩敵而歸其國於

秦智不如禽遠矣願王熟慮之也今事有可急者秦之

欲伐韓梁東闖於周室甚惟寐忘元作亡之今

南攻楚者惡三晉之大合也合合楚也楚強晉弱先攻其強則弱者沮不敢合矣

今攻楚休而復之休罷兵復復攻已五年矣先是秦取

陵又敗之重丘攘地千餘里今謂楚王懷苟來舉玉趾而見寡

人必與楚爲兄弟之國楚懷三十年秦昭必爲楚攻韓去然此二十七年

梁反楚之故地楚王美秦之語怒韓梁之不救己必入

於秦補有謀故發元作殺使之趙以燕餌趙

言欲與而離三晉韓魏時不合秦而今王美秦之言而

趙攻燕趙哈之必不善趙

欲攻燕攻燕食未飽而禍已及矣楚王入秦秦楚爲一

東面而攻韓韓南無楚北無趙美秦反地餌燕之說故不救韓亦雖三晉之策

也韓不待伐割挈馬免補圖一本而西走秦疾於馬免

秦與韓爲上交秦禍安移於梁矣補圖禍失禍安言其不勞姚云改安作案

以秦之強有楚韓之用梁不待伐衍矣矣補圖姚云割

挈馬免而西走秦與梁爲上交秦禍案環中趙矣案安

荀卿書多用案字此言秦視趙在其度內如物在環中環中一作移於字可也補圖姚本案攘於趙愚以攘即

移字訛當作移於鮑未說是補圖姚注引荀子上不能

好其人下不能隆禮安將將學雜識志順詩書而已耳云云注安語助猶言抑也或作案荀子多用此字禮記

三年問作焉呂氏春秋吳起謂商文曰今置質爲臣其主安重釋璽辭官其主安輕蓋以強秦之有韓梁楚與

當時人通以爲詔助或方言耳借陰軒叢書

燕之怒秦有三國趙之患也燕又怒之割必深矣秦割趙地國之舉此國謂趙舉

行猶臣之所為來臣故曰事有可急為者及楚王之未入

也三晉相親相堅堅其約出銳師以成韓梁西邊楚王聞

之必不入秦秦必怒而循攻楚循前而攻是秦禍不離楚也

便於三晉若楚王入秦補見大晉之大合而堅也必

不出楚王恐其合晉即多割楚求出故是秦禍不離楚也有利於

三晉願王之熟計之也急重言急以促之一本無

趙王因起兵南伐山戎戎近秦伐之戍元作翟韓梁

之西元作惡邊姚本戎戍無秦見三晉之堅

也果不出楚王行印印劉改作印亦難通而多求地彪

從橫之說未有善於此者也趙少嘗之其效已見是以
知張儀之可折也然其效不大見於後則是諸侯之不
一也是其計之不明不智也吁惜哉補圖此策自謂必
深矣以上其論從橫之利害當矣自事有可急者以下
勸三晉之相堅而移禍於楚亦未得為盡善蓋陳軫不
得已之計也愚考齊策秦攻魏陳軫合三晉而東章及
韓燕策與此章多合此章言楚王入秦正秦誘懷王武
關之歲在赧王十六年詳見齊策○所為為楚為來之
為去

聲

富丁趙人欲以趙合齊魏樓緩欲以趙合秦楚富丁恐主

父之聽樓緩而合秦楚也司馬淺趙人為富丁謂主父曰

不如以順齊齊本欲伐秦人順之今我不順齊伐秦秦楚必合而

攻韓魏無齊之難因韓魏告急於齊齊不欲伐秦上言

伐秦此又言齊不欲伐者必以趙為辭以趙不順齊則
前時秦楚未合今合故也伐秦告二國則

不宜有**不**字則下伐秦者趙也韓魏必恐趙齊之兵不西

秦不伐韓必聽秦違齊畏秦違齊而親秦親兵必歸於趙

矣今我順而齊不西韓魏必絕齊絕齊則皆事我且我

順齊齊無**不**而元作而補曰字訛或西日者言昔樓緩坐

魏時欲離齊魏三月不能散齊魏之交言二國本親今

我順而齊魏果西是罷齊傲秦也罷疲趙必為天下重

國主父曰我與三國攻秦韓魏齊是俱傲也曰不然我

約三國而告之衍秦秦補曰以未講元作構中山也此

可以少出兵也此二十七年趙破中山未滅也趙宜自備三國欲伐秦之果也必聽

我欲和我使趙與中山聽之是我以**三國**元作王因王因

當作三國字訛 饒中山而取地也

饒猶益也。以三國欲和我，故益得取地於中山。

中山

不聽三國必絕之。是中山孤也。三國不能和我，雖少出

兵可也。我分兵而孤。

衍樂字

樂 補曰字

中山必之我

去之猶

一本之作亡是

已亡中山而以餘兵與三國攻秦，是我一舉

而兩取地於秦中山也。

補曰：中山說見齊策，此策當在上章之前，多誤字。○為富之為

去聲

魏因富丁且合於秦。

丁本欲以趙合齊魏，今魏欲因以合秦，趙不聽，故

趙恐請

效地於魏而聽薛公。

交時合齊魏

教子欬

或者教之欬，趙人

謂

李兌曰：趙畏橫之合也。

合秦故言橫

故欲効地於魏而聽薛

公公不如令主父以地資周，最而請相之於魏，周最以

天下厚秦者也今相魏魏秦必虛矣厚秦而舍之相魏秦必惡之故二國

不合虛言齊魏雖勁無秦不能傷趙魏王哀聽是輕

齊也齊亦惡最故魏曰最於齊厚語見周秦魏雖勁無

秦不能得趙此利於趙而便於周最也

惠文王武靈王子元年趙曰名

三國攻秦魏哀二十一年與齊韓趙攻中山取扶柳屬

都補曰漢志其地有五年以擅呼沱擅言固齊人戎郭

宋突雖齊人謂仇元作郝曰不如盡歸中山之新地

元作坐武后時字耳今並從古此謂扶柳正曰姚云寶

非自武后時傳寫相承如臣作惠之類然古文乃作坐又鵬冠子亢倉子皆有坐字恐有自來愚按鄭氏書略

籀文地作坐武后蓋有所本意本書坐而
後轉從坐坐後多此字以義通不復出
案猶曰四國上三將假道於衛以過章子之路

言於齊案猶曰四國上三將假道於衛以過章子之路

地缺蓋章子以齊軍守此齊聞此必効鼓莒鼓里是也濟

腹擊他國人為室而鉅荆敢楚人仕趙無據荆言

之主謂腹子曰何故為室之鉅也腹擊曰臣羈旅也爵

高而祿輕宮室小而帑不衆帑金幣所藏帑帑孥通

不主雖信臣百姓皆曰國有大事擊必不為用今擊之

鉅宮將以取信於百姓也主君曰善此曰主曰主君主

章五當作三齊侯使高張言公稱主君子家子曰

齊卑君矣主君大夫之稱也秦策甘茂引樂羊曰主君
之功魏策魯侯擇言稱主君之尊云云蓋三晉以大夫
為諸侯故猶仍之趙稱襄主簡主是也策後亦多稱主

武靈自稱主父與稱主者不同此策時不可考鮑安置於惠文時故爲之說又齊韓魏攻秦在惠文元年滅中山在三年大事記從世家以年表爲誤愚考中山亡實在前見齊策主父死在四年上章五年自有所指初不與此相涉安得以此改彼文也

補

鉅宮以信百姓誑主甚矣

蘇

補元作秦

秦

補字

說李兌曰雒陽乘軒車蘇

補元

秦

補一

本乘軒里既曰乘軒車而下又云無罷車

孝義里西北家貧親老無罷車駑馬罷疲同猶敝桑輪罷疲同猶敝

蓬篚

補

元作羸

羸

補說見秦

勝

負書擔囊

補

姚本觸

塵埃蒙霜露越

補

元作漳

漳河

補

濁漳合清漳東北

猶入河其後河徙曰東而漳自入海策中凡言漳足重

爾

補日百而舍

乃就舍

造外闕願見於前口道

賦也

日行百里

下之事李兌曰先王以鬼之言見我則可若以人事

盡知之矣蘇子秦對曰臣固以鬼之言見君非以人之

言也李兌見之蘇子秦曰今日臣之來也暮後郭門郭

後至不及藉席無所得藉謂寄宿人田中旁有大叢其開時

秦策叢見夜半土梗與木梗土亦言梗因木爲類鬪曰汝不

如我我者乃土也補曰姚云曾去者字使我逢疾風淋

雨淋言其大能沃物壞阻乃復歸土今汝非木之根則木之枝

耳汝逢疾風淋雨漂入漳河東流至海汜濫無所止臣

竊以爲土梗勝也此喻不切於兌之事蓋以鬼事發其言耳今君殺主父而

族之殺在四年言族則其宗多死者君之立於天下危於累卵君聽臣

計則生不聽臣計則死李兌曰先生就舍明日復求見
兌也蘇子秦出李兌舍人謂李兌曰臣竊觀君與蘇公
談也其辯過君其博過君君能聽蘇公之計乎李兌曰
不能舍人曰君卽不能願君堅塞兩耳無聽其談也明
日復見終日談而去舍人出送蘇君蘇子秦謂舍人曰
昨日我談粗而君動今日精而君不動何也舍人曰先
生之計大而規高吾君不強用也乃我請君堅塞兩耳
無聽談者雖然先生明日復來吾請資先生厚用言使
兌厚

而用之

明日來抵掌而談李兌送蘇子秦明月之

珠覽宜訓注
隋侯珠云

和氏之璧

卞和所獻楚文王者
楚和氏璧秦昭王欲以十五

易之李兌

所送必非黑貂之裘黃金百鎰

元從水

溢蘇子秦得以爲

用西入於秦

補曰

蘇秦之死在慎觀王四年去主父見殺時遠甚此策言殺主父事非秦明矣其

伐厲欺首尾亦與秦策蘇秦章類抑本言秦事而勦入後事歟土梗木梗之喻與齊策上田文說同彼亦秦死

後事而指爲秦皆不合太史公所謂異時事有類之者皆

蘇秦其比類耶

趙王封孟嘗君以武城

屬清河卽下東武城北當田文奔薛後

孟嘗

君擇舍人以爲武城吏而遣之曰鄙語豈不曰借車者

馳之

借車與衣固將馳且被也今云然蓋常常馳而弗愛也

借衣者被之哉

補曰被姚

叶音

皆對曰有之孟嘗君曰文甚不取也夫所借衣車

者非親友則兄弟也夫馳親友之車被兄弟之衣文以

爲不可今趙王不知文不肖而封之以武城願大夫之

往也母伐樹木母發屋室訾然使王悟而知女訾不思稱意也

言其不期得知而見知知其謹使遣吏之辭可全而歸之曰

善任人也謹使屬下句使如字補曰一本知文也謹使屬下句使如字

齊欲攻宋閔三十八年此十三秦令起賈人姓名禁之齊

乃元作拔補曰姚云拔一趙以伐宋以趙自助

趙以自助宋未伐也故趙李兌合五國以伐秦大事記

梁王二十九年先書趙李兌約五國伐秦後書齊滅宋

解頤云此大事也見於策者前後非一章史貴略不載

策亦不載伐秦之年然兵端起於秦怨趙助齊伐宋故

附齊滅秦昭怒屬怨於趙李兌約五國以伐秦韓趙魏燕

齊也史不書獨趙策見之補曰大事記書楚齊趙韓魏

按魏策五國約而攻秦楚王為從長不能復秦兵罷而

畱成臯與此李兌約五國攻秦無功畱天下兵於成臯

無合文謂兌雖主謀楚猶以大國為從長據此故也按

楚王為從長乃懷王十一年蘇秦約楚齊趙韓魏燕伐

秦也秦紀無楚年表無齊故以五國稱楚世家書侍詳

諸侯至函谷關擊秦不勝而歸其事又相類兵罷畱成

臯一語記者遂誤附之非李兌合從時也按兌伐秦時

當楚頃襄王十二年七年楚迎婦于秦十四年與秦昭

王好會于宛中閒未嘗構兵大事記據下章書楚齊趙

韓魏又據魏策因遂長楚考之下章雖有楚而不明言

在五國之數後亦屢言燕是時固有燕矣又此章勸齊

劫天下未及秦而后楚下章云齊將攻宋秦楚禁之可

見秦楚方睦必無楚伐秦之事矣鮑以五國為韓趙魏

燕齊者得之無功畱天下之兵於成臯而陰講從莒

然趙當首書同姚云曾作講大事記於秦又欲與秦攻魏以解其怨

人

補正曰大事記魏王不說齊人謂王云

謂齊王曰臣

為足下謂魏王曰三晉皆有秦患今之攻秦也為趙也

本作秦屬五國伐趙此設辭也言趙初約伐秦今乃趙

怨於趙故與秦講若同伐趙趙可亡也必亡矣齊逐李兌講秦背齊不伐宋者兌也李兌必

死今之伐秦也以救李子之死也今趙留天下之甲於

成臯而陰鬻之於秦已講則令秦攻魏以成其私封王

之事趙也何得矣且王嘗濟於漳而身朝於邯鄲抱陰

成成屬馭郡又孔子世家注太山鉅平有負蒿地缺葛

武城正曰陰成未詳鮑注皆非魏地正曰抱負言其

又葛城在高陰屬馭郡薛勢按魏魏策葉陽君約魏魏

王將封其子謂魏王曰王嘗身濟漳朝邯鄲抱葛薛陰

成以爲趙養邑據此文則蒿字因葛而誤衍四邑皆魏

地趙世家遇于葛孽則知此文薛字誤也徐廣云薦三

注則上正義引括地志云二魏縣西南而趙無爲王行也今又以河陽屬河姑密密茂

地朱封其子

兌子說見後

正圖

而乃令秦攻王以便取陰

平下

二章俱有三其文則時於文本而取此乃宋地也傳昭

非此

十九年公尹赤遷陰于下陰乃襄之

指也齊策三子說齊伐宋之三日有太平陸則梁

不啓

平陸蓋平陸

南陽也亦指在六成者誤矣史記作

未之定

與按史

封陶徐廣曰陶一作

也濟陰之名後出抑

陶陰必亡史作陶邑必亡魏策陰啓史作陶

字誤此說是也劉敞七略云古文以陶為陰然則

陶信矣人比然而後知賢不相比乃可知如王王者

半收齊天下有敢謀王者乎王之事齊也無入朝之辱

無割地之費齊為王之故虛國於燕趙之前

虛國謂悉出兵用

兵於二千里之外故攻城野戰未嘗不爲王先被矢石也

嘗不歲至於王之境也

補曰一

請問王之所以報齊者

可乎韓

元作眠從韓

眠

眠眠未卸孰

處於趙

眠

皆齊人之去齊者

正曰

韓眠必韓人韓策云眠相齊趙

將有韓徐趙世家惠文十三年

虞高無見除薛公爲齊

無考

去齊三千里王以此疑齊

眠處趙意別有謂以

有秦陰疑齊親趙因私於

今王又挾故薛公以爲相史稱

文去齊如魏在閔王三十八年

後按此則其如魏以齊

大客

皆齊人之

王

元作

固可以反疑於齊乎

用齊之所不善

滅宋前說見申周策

善韓徐以爲上交尊虞商以爲

附報王二十九年齊

失在魏也安可疑齊於補曰此下恐魏王聽此言也甚

補曰此語大事記取於當有是字

誦此下比比自陳其說魏之效其欲事王齊也甚循其

怨於趙言其事齊比於怨趙則又順也補曰循姚云會

下有缺文或其怨補曰臣願王之謂齊王下並同亟元作

日補曰一本聞魏與魏而無庸見惡也臣請為王推其

怨於趙推猶移願王之陰元作日補曰上例趙而無

使秦之見王之重趙也秦見之且亦重趙天下得趙則

重趙恐齊強齊秦交重趙臣必見燕與韓魏亦且重趙

亦心重之

也皆且無敢與趙治治猶三國事趙補曰姚趙從親以

合於秦必為王高矣言趙居臣故欲王之徧劫天下而

我國資安生卷六

晉陰軒叢書

皆私甘之也

私則所謂無使見也甘言說之補曰徧王劫者衆魯之以威私甘者獨說之以言

使臣以韓魏與燕劫趙使丹也甘之

丹順皆人名以趙劫韓

魏

此下皆目使臣也甘之以三晉劫秦使順也甘之以

天下劫楚使**氓**氓也甘之則天下皆徧秦以事王

自以見徧

於秦也秦於天下有徧而已不如齊之有劫有甘也正曰相與徧秦也徧者侵迫也而不敢相私

也交定而後王擇焉

此章亦可爲齊姑因舊

齊將攻宋而秦楚禁之

補曰姚本楚作陰

齊因欲與趙趙不聽

齊乃令公孫衍說李兌以攻宋而定封焉李兌乃謂齊

王

閔曰下李兌二字必誤下云使公孫衍說奉陽君卽述上文令公孫衍說李兌也其下豈得爲

兌言乎又後有循燕觀趙語以爲兌言則不通臣之所以堅三晉以攻秦者非

以爲齊得和秦之毀也

不以毀秦爲齊之利

欲以使攻宋也而宋

置太子以爲王下親其上而守堅臣是以欲足下之速

歸休士民也今太子走諸善太子者皆有死心

太子爲王及走

史不書太子爲王矣而走必王之黨逐之故太子之人以死報之

若復攻之其國必有

亂而太子在外此亦舉宋之時也已臣爲足下使公孫

衍說奉陽君

蘇秦從時已言奉陽死豈或襲稱如馬服者乎

爲相號奉陽君弗說秦秦去之燕奉陽君死秦復說肅侯稱奉陽君捐館舍而張儀之說武靈王亦謂先王時

奉陽君相專權擅勢蔽晦先王然武靈胡服請於公叔成而成與李兌弑主交則是肅侯之世成未亡何其前

後相戾邪故大事記從古史定以奉陽君爲公子成而削去捐館之語考之策屢言奉陽君而趙策尤著見於

李兌約五國伐秦後謀取宋之時蘇秦說趙當肅侯十六年而五國伐秦在惠文十三年相去五十年公子成

執國柄何久也史策明言捐館舍豈得皆誤武靈易服
之請猶惓惓敬事其答張儀豈得公言其罪而無所諱
哉荀子以奉陽君爲趙臣而楊倞注亦疑非公子成蘇
秦所值者必別一奉陽君爲公子成明矣然則奉陽君
果公子成乎曰謂奉陽君爲公子成亦史遷之言而策
無明文也五國攻秦時成兌方並用以成爲奉陽君其
時則可矣愚嘗反覆策文而有疑焉趙策言李兌約伐
秦無功陰講於秦欲與秦攻魏以解怨取陰以定封又
云齊令公孫衍說李兌以攻宋定封又云公孫衍說奉
陽君封地莫善於宋莫如於陰又蘇代謂齊王臣爲足
下說奉陽君天下散而爭秦陰必不可得既言李兌取
陰又言奉陽君取陰不應爲二人事竊以爲李兌卽奉
陽君也何以明之趙策說魏之隣曰李兌留天下之甲
於成臯台秦攻魏以成其私王嘗身朝邯鄲抱陰成負
葛孽爲趙蔽今又以河陽姑密封其子魏策則曰葉陽
君約魏魏王將封其子謂魏王曰云云正與前同則知
葉陽者奉陽之辭曰五國願得趙與韓氏大吏東勉齊王
代說奉陽之辭曰五國願得趙與韓氏大吏東勉齊王
必無召元作名有說見本條民燕策代舉奉陽君之辭
曰齊王使公王曰命說曰必不反韓氓今召之矣其事

亦同奉陽自稱說說者兌之訛奉陽君之爲李兌其徵
二也燕策又有奉陽君李兌甚不取蘇秦之言奉陽君
李兌者並舉其封邑姓名言之也其下誤以蘇代爲蘇
秦則亦因蘇秦所云而然說見本
其徵三也按趙世家公子成李兌既殺公子成田不禮
而定王室公子成爲相號安平君則安平乃成之封史
表安平屬郡吾志深州有安平縣元屬定州皆趙地
也奉陽則未有考而非奉陽矣史遷不明奉陽君爲二
人又誤以爲公子成是以紛紜叢論者莫知所從今
以策文考之而得其說如此餘見各章可參觀也

曰君之身老矣封不可不早定也爲君慮封莫若於

宋他國莫可夫秦人貪韓魏危近秦燕楚元作辟中

山之地薄補時中山已滅莫如於陰失今之時不可

復得已宋之罪重齊之怒深殘亂宋元作得得補得

大齊定身封此百代一時也已奉陽君甚貪元作食得補得

恐貪字訛之唯得大封齊無大異言奉陽欲得陰以大其封而齊待之未有異數不可

臣願足下之大發攻宋之舉而無庸致兵以觀奉陽君

之應足下也許之而未與故曰縣循有燕以臨之言

與燕願臨猶制也不而臣待忠之封待猶將忠猶實也

徒甘之必或制之王許之封而已實

之四曰勸之定封故事必大成臣又願足下有地効於

日臣且將忠之以封

襄安君蓋趙人以資臣也足下果殘宋此兩地之時

也言有齊又得宋兩地言齊與趙可足下何愛焉

若足下本得志於宋與國何敢望也與國趙也言奉陽襄安不敢望封

三上言兩得地此言齊不得志則趙不敢望足下以此資臣也臣循燕觀趙

觀言其則足下擊潰而決天下矣潰潰應也蓋喻其執天下之易也決猶制

正曰潰壤也此喻宋擊潰壤之宋而決制天下矣

公孫衍為秦相而逐在秦武王四年武靈王之十九年

也後為魏所殺雖不知何年然去李兌合從時已遠此

公孫衍恐非犀首也考之秦策亦有宋罪重正百世之

一時已數語彼以為穰侯之言亦此時

事也說見後○為足為君之為去聲

齊攻宋奉陽君不欲客謂奉陽君曰君之春秋高矣而

封地不定不可不熟圖也秦之貪韓魏危燕衛元作衛

上章作燕楚元作正蓋僻匹聲近匹又訛正中山之地薄

宋罪重齊怒深殘伐亂宋定身封德強齊此百代之一

時也論曰趙策說奉陽君取陰之辭自宋罪重以下至

侯趙策又曰魏冉必如君之有陰按陰即陶宋地冉所

封也秦紀昭王十二年樓緩免穰侯魏冉為相十六年

再免封公子市宛公子慳鄧魏冉陶為諸侯冉傳云免

樓緩而魏冉相冉謝病免以燭壽為相燭免復相冉乃

借陰軒叢書

封於後益封陶號曰穰侯大事記先書穰侯魏刊爲
相繼本後書復以魏冉爲丞相封於穰又謂三子之封
又封公子市爲宛侯公子埋爲鄆侯陶雖不載何年
皆取於國秦去年取宛今年取鄆韓取穰大事記已
得之蓋亦近歲按報王十四年秦伐韓取穰大事記
書之矣獨以陶爲近歲所取則於史文未考其實且
據秦紀則冉始相已封穰後相封陶於傳則復相時封
穰後益以陶已有不合大事記從之亦偶未察獨見於
策者可考李兌約五國伐秦後欲取陰定封說穰侯者
亦勸之策文容有復混而其事實並一時是時齊欲攻
宋秦禁之齊欲與趙故說者勸李兌上距冉復相秦五
歲爾使冉已封陶兌安得欲之而言者仁安得云冉妬
君之有陰因此言面知冉之未封陶而欲得之也其後
齊滅宋兩年而爲五國所破趙既不取陶而齊亦卒不
能有穰侯之取陶在此時歟或謂魏策謂穰侯云君攻
楚取宛穰以廣陶封似封陶在前竊謂秦之取穰冉之
封穰固無疑矣獨取陶定封歲月不載而史所謂後益
封陶號曰穰侯者辭亦不明意者陶之封大而入厚冉
國於陶如取剛壽之類皆云廣陶封故魏策之言如此
而宛亦非冉封不足據信使冉封陶當曰陶侯而稱穰

侯終封穰
必并讓也

五國伐秦無功罷於成臯趙欲講

元從才從
莠下同構文惟堅

約而講君必無講二處
作講字今當悉從舊

於秦楚與韓魏將應之齊弗欲

蘇代謂齊王

閔

曰臣已爲足下見奉陽君矣臣謂奉陽

君曰天下散而爭秦

爭一作事
爭先事之

秦必據宋魏冉必妬君

之有陰也秦王貪魏冉妬則陰不可得已矣君無講

齊必攻宋齊攻宋則楚必攻宋魏必攻宋燕趙助之

國據宋不至一二月陰必得矣得陰而講構秦雖有變

君無患矣

趙非不可以與秦講而不可獨講獨講則示
秦弱秦必輕之今助四國攻宋而得陰是五

國爲一也
不懼秦矣

若不得已而必講

據此時趙可以無講故
不得已而必講

非可以無構也疑此句已字誤上句得則願五國復堅

陰而構此句當云不得陰而必構乃順則願五國復堅

約同伐秦也先伐五國補兩願得趙時趙足下雄飛者

衆雌與韓氏大吏東免元作免補免齊王必無名免

所從免姚本必無召免元作免補免齊王必無名免

也此名字訛當作召免元作免補免齊王必無名免

五國約講秦勉齊同之諸國必無辭止免免齊王必無名免

策云蘇代說燕之辭曰秦陽君告宋謹與趙足曰齊

王云韓必不反韓免今召之矣此名字當作召無疑前

策言韓免趙魏疑齊有秦私韓策秦王曰韓免與於齊

交又云韓免相齊此文云天下爭秦秦內韓免與於齊

氏大吏勉齊王共合使臣守約若與國免秦本非與今講

從則齊必不召免也免有倍約者則四國攻有倍約

者音背倍並

以四國攻之無倍約者而秦侵約五國復堅而

賓 元作賓 **賓** 補曰賓通莊 之今韓魏與齊相疑也若復

堅約而講 此因 臣恐與國之大亂也齊秦非復合也必

有 **騎** 元作騎 騎重者矣 角一俯一仰曰騎言有一重

閉一扇一人在內一人在外曰 後合與 **騎** 騎重者皆非

趙之利也 補曰後合 且天下散而事秦是秦制天下也

秦制天下將何以天下為 天下白為秦用 臣願君之蚤

計也天下爭秦有六舉 補曰爭秦一本 皆不利趙矣天

下爭秦秦王 昭 受負海 補曰內之國 皆非負海也恐

為子因 合負親之交 天 下嘗橫而親秦矣 以據中國而

求利於三晉是秦之一舉也秦行是計不利於趙而君

終不得陰一矣天下爭秦秦王內韓與眠於齊內成陽

君於韓相魏懷於魏

此皆其國人之與秦事者故

復合

行公孫衍時相魏雅不善秦今相懷因

交兩王

秦魏

上言

齊韓魏此兩

王賁韓佗之

皆秦人

曹

下首皆字文

勢宜然五國必無楚

皆起而行事是秦之一舉也秦行

是計也不利於趙而君不得陰二矣天下爭秦秦王受

齊受趙三強三親

此三皆強國自相親

以據魏

據猶

而求安邑

秦求

之是秦之一舉也秦行是計齊趙應之魏不待伐抱安

邑而倍秦

此倍益也補信

秦得安邑之饒魏爲上交韓

必入朝秦過趙已安邑矣

過猶勝也言秦行此策不論其他止得安邑已勝於趙矣

補已以通言秦之勝趙以得魏之安邑按魏獻安邑在赧王二十九年大事記書於五國伐秦之前據此策

則伐秦後事也○此下姚本秦行是計不利於趙而君復有是秦之一舉也六字

必不得陰三矣天下爭秦秦堅燕趙之交以伐齊收楚

與韓**張**氓而攻魏伐齊得之則氓為用前言內韓

前時魏疑其有秦私必是秦之一舉也秦行是計而燕

不合於魏故使之攻魏交鋒趙應之燕趙伐齊兵始用之初秦因收楚而攻魏三國

勢不得解故得以不至一二月魏必破矣秦舉安邑而

此時收攻二國女戟塞女戟地名在太行西韓之太原絕太原正義以

策下**張**元作**咫**見前道南陽而高字有誤伐魏

絕韓包二周卽趙自消爍矣國燥於秦燥猶爍

借陰軒叢書

兵分於齊非趙之利也而君終身不得陰四矣天下爭

秦秦堅三晉之交攻齊國破財

元作屈一本作財

屈

三晉破也

而兵東分於齊

兵分謂魏謂三晉

秦拔兵攻魏取安邑

此與始

用兵而攻收

是秦之一舉也

秦行是計也君按救魏

按謂

安然即上

是以攻齊之已做救

而

補兩字

一本無救字

救即做

與秦爭戰也君不救也韓魏焉免西合

合合秦

於虔

國在謀之中

在秦

而君有終身不得陰五矣

有陰

劉作又

天下爭秦秦案爲義存亡繼絕固危扶弱定無

罪之君必起中山與勝焉

而趙宋同命

勝中山之後

無據

秦起中山與勝

而趙宋同命

此時宋小弱言趙失中

何暇言陰六矣故

曰君必無講則陰必得矣奉陽君曰善乃絕和於秦而

收齊魏以成取陰補曰蘇代謂燕反問勸齊伐宋將以

而齊秦方惡爾然趙卒不合齊伐宋者害齊之驕而止

歟抑別有故也按燕策蘇代說燕於趙以伐齊奉陽君

不聽乃入齊惡趙合齊絕於趙又代謂燕昭王曰臣離

齊趙齊趙已孤矣趙之不齊其後竟合燕昭王曰臣離

以此歟○趙大事記齊潛東平楚得其沛考之史年表齊

其梁陳畱齊得其濟陰東平楚得其沛考之史年表齊

魏世家皆止言齊滅宋獨宋世家稱與楚魏伐宋三分

其地此大事記所據也按蘇代說燕之辭曰齊王南攻

楚西困秦又以其餘兵舉五千乘之勁宋謂秦之辭曰

攻宋所以為王也齊強輔之以宋楚魏必恐恐西事秦

使當時齊與楚魏合其言豈若是乎史稱齊既滅宋而

割楚之淮北西侵三晉是其乘滅宋之強併奪楚魏地

而謂與之分宋地豈其實哉樂毅勸燕昭王約趙楚魏

伐齊其言曰王若欲攻齊莫若結於趙且又淮北大

楚復之所欲也年表燕破齊之年書楚趙取齊後事宋

事因之按此言則楚魏分地當是樂毅破齊後事宋

借陰軒叢書

世家所記者
豈非得邪

趙收天下且以伐齊燕

厲

元作秦

補曰史

爲

補曰

齊上

書說趙王曰臣聞古之賢君德行非施於海內也教順

慈愛非布於萬民也祭祀時享非當於鬼神也甘露降

風雨時農夫登

穀熟曰登

年穀豐盈衆人善之而賢主惡之

惡心不安也

以其無以致之故

一本喜之今足下功力

謂戰伐

非數痛加於

秦國而怨毒積惡非曾深陵於韓也

補曰曾恐卽增姚云會本作非素深

於韓臣竊外聞大臣及下吏之議皆言主前專據

以秦爲愛趙而憎韓臣竊以事觀之秦豈得愛趙而憎

韓哉欲亡韓順亂周之地故以韓爲餌

趙時惡韓故秦以亡韓悅趙趙

遂以爲愛己也補秦兩憎韓及以韓爲韓之韓史
並作齊說見後且亡韓吞兩周文義明作齊則不順先

出聲於天下欲鄰國聞而觀之也觀其恐其事不成故

出兵以佯示趙魏虛以伐恐天下之驚覺故微微

下有缺文史作徵韓以貳之疑恐天下疑已故出質

以爲信聲德於與國而實伐空韓如上文則伐韓非秦

韓之在秦掌握中物耳故不急於伐恐趙不以為德故

終伐之其伐之亦欲以吞周而非愛趙也正實徵伐

空虛臣竊觀其圖之也議秦以謀計議猶意一本

必出於是且夫說士之計皆曰韓亡三川魏滅晉國晉

謂安韓未窮而禍及於趙三晉屠且物固有勢異而患同者又有

故韓亡則魏滅魏滅而禍及於趙不待韓也且物固有勢異而患同者又有

勢同而患異者昔者楚人久伐而中山亡此言楚受秦

故破中山滅之故秦昭八年再敗楚遂言趙破中山今詳

圖大事記中山恃魏楚魏久連兵中山失助而亡今詳

此言亦失考年表武靈王二十五年攻中山而秦今燕

韓魏齊擊楚敗唐昧亦此時也說見燕魏等策

盡韓之河南盡言得其地**圖**盡韓之北地距沙巨而至鉅

鹿之界鉅鹿冀州郡三百里自此皆距於扞關至於榆中屬

城下衍千五百里補曰距於云云史作秦之上郡近扞

前白上郡至榆中則千五百里為是楚有扞關說見前

策大事記云扞者扞敵之扞非關名也此趙扞敵之關

非獨楚有之趙之扞關陸地秦盡韓魏之上黨則地與

之關楚之扞關水道之關也

國都趙國謂邦屬而壤挈者言為秦所取七百里秦以三

軍強弩坐羊陽唐元作唐之上即地去邯鄲二十里且秦

唐元作唐之上即地去邯鄲二十里且秦

以三軍攻王之上黨而危其北則句注之西

屬鴈門括地志

云句注山在鴈門縣西北

非王之有也今

踰元作魯

義夫詳

句注禁

常山而守

守猶

三百里通於唐曲

遇元作吾

逆曲遇音

不顯與注中

牟曲遇聚鄭州縣非此所指按齊策

羅章云燕戰勝兵罷趙可以取唐曲逆唐卽唐縣曲逆

滿陰縣並屬中山此曲下必逆

此代馬胡駒不東

補曰

史作胡夫郭璞云胡

而崑山之玉

後志金城臨羌有崑

地野大似狐而小

而崑山之玉

山正曰禹貢雍州貢

球球玕爾雅崑崙虛之珍珠琅玕李斯傳崑山之玉

正義云崑崙在于闐國東北出玉按武帝以于闐山出

玉故曰河所

出曰崑崙

不出也此三寶者又非王之有也今從於

強秦

元作

國之伐齊臣恐其禍出於是矣五國之王

齊楚魏韓燕

補曰姚

嘗合橫而謀伐趙三分趙國壤地

著之盤盂

取太公為武王作盤盂之銘

屬之讎柞

讎柞言

其相屬伐趙於酬酢之間

五國之兵有日矣

元作韓下並同

韓乃西師以

禁秦國

禁閉拒之

使秦發令素服而聽

今令其國素服者兵敗以喪禮自居也史

不反温

元作枳並屬河內

枳高平於魏

高平屬臨淮安定亦

平故城在懷州河陽縣西言臨淮則繆安定反三公什

清於趙

公字疑誤安定有三水朔方有三封渤海有三

近屯雷後志中牟注有清口皆趙地也

有誤史云反高平根柔於魏反至先俞大遺根柔未

王之明知也夫

齊韓事趙宜為上交

以其有志今乃以

罪取伐

即抵同坐也姚本作抵當也

臣恐其後事王不敢自必

也補曰一王事今王收補曰齊補天下必以王為得齊韓

補危社稷以事王補曰姚云天下必重王然則齊韓義

王以天下就之趙得天下之交而屈下至齊韓慕王以

天下收之就之上也故收言下是一世之命制於

王已臣願大王深於左右羣臣卒計而重謀先事成慮

而熟圖之也趙惠文十六年有正曰史趙世家惠文十

燕獨深入取臨淄十六年秦復與趙數擊齊齊人患之

蘇厲為齊遺趙王書云於是趙乃較謝秦不擊齊大

事記是時齊地皆入燕獨莒即墨僅存蘇厲之書皆不

及之悉非此時事按策多為韓言乃趙藉擊韓而厲為
韓止之者其間事實皆明指韓而首云伐齊為齊殊不
合夾有誤而史一切以韓為齊抑馬遷之所改驟然趙
伐韓事亦不知在何時其文及地名亦多舛異
不同強為之說飽專據史文輒改大不然也

借陰軒叢書

秦攻趙藺離石祁拔趙以公子郢

音吾

為質於秦而請

內焦

弘農陝有焦城

正三

大事記據此

作應下同

黎東郡有黎

牛

狐之城

地缺

以易藺離石祁於秦

元作趙

趙趙背秦不予焦

黎牛狐秦王

昭

怒令公子綰請地趙王乃令鄭朱對曰

夫藺離石祁之地曠遠於趙而近於大國有先王之明

與先臣之力故能有之今寡人不逮

不及先王

其社稷之不

能恤安能收恤藺離石祁乎寡人有不令之臣實為此

事也非寡人之所敢知

補曰

鄭朱之對

卒背秦秦王

怒令衛胡易

史無易字

補曰

秦紀

伐趙攻闕與

後志上

闕

補曰

大事記

涪州

銅

縣

趙奢將救之

此二十九

年破趙闕

西北

闕

與震闕

阿葛切

與音

預

趙奢

將救之

此二十九

年破趙闕

與音

預

與魏令公子咎以銳師居安邑以挾秦扶牽制之

敗於闕與反攻魏幾魏將正屬幾名正義云或屬齊

音廉頗救幾大敗秦師補曰按西周策蘇厲謂周君曰

祁者皆白起則此舉乃起將也按顯王四十年秦敗

趙殺趙蘭取離石椒王二年秦拔趙蘭虜趙莊蘭弓而

此言取二城在伊闕戰後史載於椒王三十二年豈戰

國地惠不常後復屬趙而今為秦所拔齊報之三十四

年當惠文三十八年前一年秦拔我兩城是年秦拔我石

城豈即此三邑而石城即離石邪未言戰闕與攻幾事

皆因此按史趙奢敗秦闕與在惠文二九年廉頗攻

幾在惠文二十三年今策戰闕與而後攻幾前不為

大事記謂幾本屬齊廉頗取之自是遂屬趙秦師既為

趙奢所敗師還因擊幾故下文稱救幾也按秦紀中

更胡傷攻趙闕與在趙奢破秦次年表秦擊我闕與

城不拔是再攻闕與也與策亦異大事記從史書之而

詳之

魏國史記卷六

借陰軒叢書

鄭同北見趙王趙王曰子南方之博士也

同鄭人鄭在趙之南博士

辨博之士

補曰秦官有博士或戰國儒士有此稱姚本作博士

何以教之鄭同曰臣南

方草鄙之人也

野鄰猶

何足問雖然王致之於前安敢不

對乎臣少之時親嘗教以兵趙王曰寡人不好兵

補曰故爲

反辭也

鄭同因撫手仰天而笑之曰

撫摩也

兵固天下之狙

喜也

狙獲屬而狡黠言兵家如之而可喜

補曰狙臣故

意大王不好也

補曰固通故

臣亦嘗以兵說魏昭王

昔昭王

亦曰寡人不喜臣曰王之行能如許由乎許由無天下

之累故不

愛

元作受

受也今王既受先王之傳欲宗廟之

安壤地不削社稷之血食乎王曰然

此下

今有人操隋

侯之珠持

下脫一字

三之環

詳未

萬金之財時

標作特

一本

宿於

野內無孟賁之威荆慶之師

又慶

荆成荆范

雖傳注

右勇士

有

飲非斬蛟孔子聞之博物志

以為荆

刺非也

又或

是成

虎

補曰

吳越春秋

外無弓弩

之禦不出宿夕

夕初夜

夕初夜

夕初夜

夕初夜

夕初夜

夕初夜

夕初夜

必危之矣今有強貪之國臨王之境索王之地告以理

則不可說以義則不聽王非戰國守禦之具

王亦

其何

以當之王若無兵鄰國得志矣趙王曰寡人請奉教

鄭同陳喻甚高然自春秋至是天下未嘗無兵故孔孟

皆以兵為諱今舍俎豆之事仁義之說而專談兵此益

多之論也樓緩將使伏事辭行

伏猶隱也

將出使恐王疑之於辭

日以隱伏之事要王使信已也

王使信已也

王使信已也

王使信已也

王使信已也

圖伏事句隱

謂趙王曰臣雖盡力竭智死不復見於王

矣王曰是何言也固且爲書而厚寄卿樓子曰王不聞

公子牟夷

宋公子

之於宋乎非肉不食

言其貴莊十年注肉食在位者

張

他國人

善宋

宋王善之

惡

公子牟夷

宋

元作寅

然

備之字言牟夷之親而文張以游客能使

宋聽其說况已乎

寅

然上下有缺誤

今臣之

於王非宋之於公子牟夷也而惡臣者過文張故臣死

不復見於王矣王曰子勉行矣寡人與子有誓言矣樓

子遂行後以中牟反入梁

史不書前策趙敗長平後欲鞠地構

秦樓綬自秦來趙王與之計云此章皆不可考以中牟反入梁或者祕謀之事歟

候者來言而

王弗聽曰吾已與樓子有言矣

此言姦人不可盡信

燕封宋人榮釜

補曰釜符分反

高陽君使將而攻趙趙王因割

濟東三城

元作令下同

令盧

屬泰山

高唐

屬平原

平原陵地城

市邑五十七

平原青州

命以與齊而以求安平君而將之馬

服君謂平原君曰國奚無人甚哉君致安平君而將之

乃割濟東三城

補曰

令

補曰姚云一本無大事記去下

城市邑五十七

以與齊此夫

夫辭也謂三城

子

補曰姚本作子

子

補曰姚夫乎二字

與

敵國戰覆軍殺將之所取割地於敵國者也

此取之彼割之也

今君以此與齊而求安平君而將之國奚無人甚哉

補曰

一本此作甚也應上甚哉蓋反覆歎惜之辭

且君奚不將奢也奢嘗抵罪居

燕燕以奢為上谷守燕之通谷要塞奢習知之百日之

內天下之兵未聚奢已舉燕矣然則君奚求安平君而
爲將乎平原君曰將軍釋之矣僕已言之僕主矣僕主
幸已聽僕也將軍無言已馬服君曰君過矣君之所以

求安平君者以齊之於燕也茹肝涉血之仇邪謂卽墨
其於奢也不然奢於燕之仇使安平君愚固不能當

榮益使安平君料又不肯與燕人戰此兩言者安平君
必處一焉雖然兩者有一也使安平君智則奚以趙之
強爲趙強則齊不復霸矣今得強趙之兵以杜燕將
拒曠日持久兵相持數歲令士大夫餘子之力盡於溝

壘車申羽毛翎做翎毛謂箭翎卽裂宇府庫倉廩虛兩

國交以習之習言玩其兵乃引其兵而歸夫盡兩國之兵無

明此者矣元作夏夏軍也懸釜而炊補曰未詳恐上下

炊前章圍晉陽云此時或有水害大得三城文有缺誤懸釜而

事記無夏止炊七字云已而得三城字也也城

大無能過百雉者隱元年注方丈果如馬服之言也謂

馬服之請將自知名也其策安平知彼明也夫安平齊謂

宗也其不強趙以奪齊之霸人之情也此言若易聽而謂

不見魏孰謂平原君智乎

趙惠文王三十年相都都平君田單元作都平按史

魏策三言平都今從之又按孝成元年單將趙師攻燕稱

二年為相蓋相平都而將之實自惠文王三十年卒孝成王元稱

魏策長平之役平都君云云不言是田單也惠文王三

惜陰軒叢書

十年正趙奢破秦軍問與後一歲問趙奢曰吾非不說單未至趙也疑三十年下有缺文

將軍之兵法也所以不服者獨將軍之用衆用衆者使

民不得耕作糧食輓質質所稅於民者不可給也此坐而自破

之道也非單之所爲也單聞之帝王之兵所用不過三

萬而天下服矣今將軍必負十萬二十萬之衆乃用之

此單之所不服也馬服君曰補曰馬服注見秦策張華曰趙奢家在邯鄲西山上

謂之馬服山君非徒不達於兵也又不明其時勢兵則吳干之喻時勢

則萬國七國之異夫吳干之劍吳王使干將鑄之故云肉試則斷牛馬金

試則截盤匱匱盂注銅器引策文薄之柱上而擊之

薄猶迫則折爲三質之石上而擊之質以石爲質則碎爲

百今以三萬之衆而應強國之兵是薄柱擊石之謂也

補曰言劍雖利然薄之於柱質之於石而擊之則不敵

於柱石之堅必折且碎一本之謂作之類荀子注引吳

干且夫吳干之劍材難材謂脊脾之類不易得也夫無母元作母無通

脊之厚而鋒不入無脾之薄脾近處而刃不斷兼有是二

者無鈎元作罕罕罕即罕字錐同刃鋒也鐔蒙須之

便鈎劍頭環竿與梓同集韻柄也鐔耳鼻也蒙須疑爲

亦劍屬姚云曾本須作頃亦未詳鐔徐心反操其刃而刺則未入而手斷

君無十餘上萬字二十萬之衆而爲此鈎竿罕鐔蒙

須之便而徒以三萬行於天下君焉能乎且古者四海

之內分爲萬國城雖大無過三百丈者人雖衆無過三

千家者而以集兵三萬

集言平時團集非烏合也

距比奚難哉今取

古之爲萬國者分以爲戰國七

不

補能具數十萬之兵

曠日持久數歲卽君之齊已

言以三萬拒數十萬必敗亡也齊嘗爲燕昭所破故

云能具云云卽下云齊

以二十萬衆攻荆五年之事齊以二十萬之衆攻荆五

年乃罷趙以二十萬之衆攻中山五年乃歸

此言雖衆猶不坐得

志况三萬乎

今者齊韓相方

方猶比猶敵也

而國圍攻焉

兩國或攻豈

有敢曰我其以三萬救是者乎哉今千丈之城萬家之

邑相望也而索以三萬之衆

索猶求也

圍千丈之城不存其

一角

言城大丘少曾不處城之一角豈能合圍

而野戰不足用也

既不能圍亦不可戰

君將以此何之

平都

都平君喟然太息曰單不至也

猶至

及也言慮不及此彪謂兵不期少多商敵爲數耳單也
以少擊衆奇兵也奢也以衆敵衆正兵也論兵者當以
正爲常而用之則務出奇奇不可論也單也狃於即墨
之勝欲以奇爲常而廢正此其論所以屈也補曰兵不
期多少商敵爲數此論是矣而有所未盡以其論兵而
不論將也單之破燕蓋乘衆之憤懈而設奇駭之奢之
侵闕與曰道遠險狹猶兩鼠鬪穴中將勇者勝其後卒
以計敗秦而長平之役括以四十五萬之衆而不免於
白起將善則能以少而勝不善則雖多而亦敗爾雖然
人知少之害而未知多之累曹操以八十萬而敗於赤
壁將非不善也故韓信之論高帝曰不過能將十
萬而多多益緝獨信能之論兵者可以不知將哉

孝成王

惠文王子元年
丹赧王五十年丙申

補曰名

趙太后

惠文王威后

新用事秦急攻之趙氏求救於齊齊曰

必以長安君爲質

長安孝成母弟補曰索隱云趙亦有
長安今地缺按趙世家封長安君以

饒正義云卽饒陽也明長安是號

兵乃出太后不肯大臣強諫太后明

謂左右有復言令長安君爲質者老婦必唾其面左師

名觸警願見太后盛氣而揖之人而徐趨至而自謝曰

德

觸警姚云一本無言字史一作龍按說苑魯哀公

問孔子夏桀之臣有左師觸龍者諂諛不止人名或有

同者此當從警以別之○願見太后姚本復有太老臣

后字史同○史云胥之入徐趨而坐胥字當是

病足曾不能疾走不得見久矣竊自恕久不見宜得罪

恐太后玉體之有所郤也郤郤同以己病足因恐后

願望見太后曰老婦恃輦而行復有太后字史同

日食飲得無衰乎曰恃警耳補曰警粥同姚

者殊不欲食乃自強步日三四里少益嗜食和於身曰

老婦不能太后之色少解左師公曰老臣賤息舒祺其

子舒祺

最少不肖而臣衰竊愛憐之願令補黑衣之數

屍祝

之服所謂袷服又蕭望之傳注朝時皆著阜衣

鮑其誤

以約爲袷乎增韻黑衣戎服左氏均服振振均

卽約

以下文衛王宮推之戎服是也

令一本

願得 以衛王宮沒死以聞 沒者沈溺之辭 太后曰敬

願得

以衛王宮沒死以聞 沒者沈溺之辭 太后曰敬

諾年幾何矣對曰十五歲矣雖少願及未填溝壑而託

之

死則太后曰丈夫亦愛憐其少子乎對曰甚於婦人

太后曰婦人異甚

異於丈夫而有甚焉

對曰老臣竊以爲媼之愛

燕后

媼女老稱后太后女 對曰一本標媼一本作太后

賢於長安君曰君過矣不若長安君之甚左師公曰父

母之愛子則爲之計深遠媼之送燕后也持其踵爲之

泣念悲其遠也

念且悲

亦哀之矣已行非弗思也祭祀必

祝之祝曰必勿使反

失意於燕乃反爾

豈非計久長有子孫相

繼爲王也哉太后曰然左師公曰今三世以前至於趙

之爲趙趙王之子孫侯者其繼有在者乎曰無有曰微

獨趙

微猶非

諸侯有在者乎曰老婦不聞也

此下左師對史此下

有曰

此其近者禍及身遠者及其子孫豈人主之子侯

字

則必不善哉位尊而無功奉厚而無勞而挾重

器多也

重器謂名位金玉

今媼尊長安之位而封以

膏腴之地多予之重器而不及今令有功於國一旦山

陵崩長安君何以自託於趙老臣以媼爲長安君計短

也故以爲其愛不若燕后太后曰諾恣君之所使之於

是爲長安君約車百乘質於齊齊兵乃出子義趙之賢士聞

之曰人主之子也骨肉之親也猶不能恃無功之尊無

勞之奉以守金玉之重也而况人臣乎趙記元年有彪謂觸警諒毅昔

以從容納說而取成功與夫強諫於廷怒罵於坐髮上

衝冠自待必死者力少而功倍矣元帝謂張猛曰聽人

不當如是邪二士有焉補曰程子釋易納約自矚曰左師觸警因其明而導之故其聽也如響謂張良招四結

輔太子亦然愚謂二事同傳可也燕策陳翠說太后章與觸警類亦可並觀諒毅事不同後亦失對辨說見後

秦王昭謂公子他曰昔歲殺下之事即秦惠七年五國攻函谷事函殺地

近故云補曰按趙世家孝成二年受韓上黨長平之敗

在七年秦惠七年五國攻秦至孝成二年凡五十四年

秦惠十三年敗楚藍田距此四之九年又韓襄五十四年與齊魏共擊秦於函谷河渭絕一日距孝成二年爲

三十五年稍近然遠引前事者祇欲言韓之不

可伐耳年表破長平在孝成六年與世家異韓爲中

軍以與諸侯攻秦韓與秦接境壤界其地不能千里展

轉不可約展轉猶反覆曰昔秦楚戰於藍田秦惠文後韓出

銳師以佐秦秦戰不利因轉與楚不固信盟唯便是從

韓之在我心腹之疾吾將伐之何如公子他曰王出兵

韓軍於其地必懼懼則可以不戰而深取割王曰善乃起

兵一萬臨滎陽一軍臨太行補補恐使陽城君

疑當作成陽素昭入謝於秦請劾上黨之地以爲和令

韓陽告上黨之守靳元作難字書曰秦起二軍以

臨韓韓不能支今王桓令韓興兵恐守不效地故以上黨入和

於秦使陽言之太守太守其効之

補曰素隱云漢景時始稱太守太守者衍字

愚按史文止一稱太守故索隱云然此

策凡五官之決非衍當時已有此稱矣

言挈瓶之智

挈瓶之智人之智

不失守器

所守之器謂瓶

王則有令而臣

太守雖王與子

其亦

元作亦其

亦其猜焉

嫌其不能守

臣請悉發

兵守以應秦

補曰悉發守兵

若不能卒

言戰敗不終事

則死之韓陽趨

以報王王曰吾始已諾於應侯矣今不與是欺之也乃

使馮亭代靳黈黈馮亭守三十日陰使人請趙王曰韓

不能守上黨且以與秦其民皆不欲爲秦而願爲趙今

有城市之邑七十

補曰史作十七下同

願拜納之於王惟王才之

才財趙王喜召平陽原君

元作平原史作平陽君趙豹是也若果平原下文不應復

云召趙勝原當作陽而告之曰韓不能守上黨且以與秦其吏

民不欲爲秦而皆願爲趙今馮亭令使者以與寡人何

如趙豹對曰聖人甚禍無故之利無故得利聖人以爲禍王曰人

懷吾義何謂無故乎對曰秦蠶食韓氏之地中絕不令

相通故自以爲坐受上黨也且夫韓所以內趙者欲嫁

其禍也秦被其勞而趙受其利雖強大不能得之於小

弱而小弱顧能得之強大乎今王取之可謂有故乎且

秦以牛田水通糧牛田秦地缺因其水爲漕積穀水漕通糧秦於渭水漕東人河

洛或以爲漢出始用牛耕竊以爲古用木耜未有金耜

用人耕未用牛耕耦耕者二人並耕或一人一牛亦可

漢始專用牛耕也字書犂從牛冉耕字其死士皆列之

伯牛司馬牛名犂不可謂牛耕非言也

於上地韓之上流地之上者令嚴政行不可與戰王自圖之王

大怒曰夫用百萬之衆攻戰踰年歷歲未見一城也今

不用兵而得城七十何故不爲趙豹出王召趙勝趙禹

而告之曰韓不能守上黨今其守以與寡人有城市之

邑七十二人對曰用兵踰年未見一城今坐而得城

補此二字此大利也乃使趙勝往受地勝至

曰敝邑之王使使者臣勝補太守有詔補曰詔告也

使臣勝有詔秦人語耳謂曰請以三萬戶之都封太守千戶封

縣令補曰縣令諸吏皆益爵三級民能相集者賜家六

金馮亭垂涕而免辭也免通此書曰是吾處三不

義也爲主守地不能死而以與人不義一也主內之秦

不順主命不義二也賣主之地而食之食食封不義三

也辭封而入韓趙將兵距秦戰死長平與此異謂韓

王曰趙聞韓不能守上黨今發兵已取之矣韓告秦曰

趙起兵取上黨秦王怒令公孫起王齮以兵遇趙於長

平趙記四年有馮亭下虜謂平陽嫁禍之言豈不易曉

而孝成怒之昏於利也勝禹入而順旨以齊其欲不

幾於一言而喪邦歟故爲邦者以遠佞人爲急

禹淺謀非佞也趙王齮非齮秦將

有桓齮此秦趙戰於長平趙不勝二字亡一都尉軍尉趙王召

樓昌與虞卿曰軍戰不勝尉係死係尉名寡人

使卷甲而趨之

襲之也

何如樓昌曰無益也不如發重使

而爲

譎元從女從誦求和也與講無異義而媾

媾見前

說

虞卿曰夫言媾者以爲不媾媾者軍必破而制媾

者在矣

制言聽否由之

且王之論秦也欲破王之軍乎其不邪

王曰秦不遺餘力矣必且破趙軍虞卿曰王聊聽臣發

使出重寶以附楚魏楚魏欲得王之重寶必入吾使趙

使入楚魏秦必疑天下合從也且必恐如此則媾乃

可爲也趙王不聽與平陽君爲媾

與從之也

發鄭朱入秦

秦內之趙王召虞卿曰寡人使平陽君媾秦秦已內

鄭朱矣子以爲奚如虞卿曰王必不得媾軍必破矣

天下之貧戰勝者皆在秦矣鄭朱趙之貴人也而入於

秦秦王

昭

與應侯必顯重以示天下楚魏以趙爲講媾

必不救王秦知天下不救王則講媾不可得成也趙卒

不得講媾軍果大敗王入秦秦畱趙王而後許之講媾

虞卿傳有

秦攻趙於長平大破之引兵而歸因使人索六城於趙

而講

元作御名史書此事在邯鄲圍解後按邯鄲之圍非秦德趙而解也趙賴魏之力爾何事朝秦而講

以六城此策以長平破懼而賂之是也媾趙計未定樓緩新從秦來趙王

與樓緩計之曰與秦城何如不與何如樓緩辭讓曰此

非

衍八

人臣之所能知也王曰雖然試言公之私樓緩

曰王亦聞夫公甫文伯母乎公甫文伯官於魯病死婦
人爲之自殺於房中者二八其母聞之不肯哭也相室
曰焉有子死而不哭者乎其母曰孔子賢人也逐於魯
是人稱是人不稱是人今死而婦人爲死者十六人正義

云相室傳姆之類愚按檀弓文伯之喪敬姜據其牀面

不哭曰云云與樓緩之言相出入辨士之言或邈史及

新序並作二人是上故從母言之爲賢母也從婦言之必不免爲妬婦也故

文八字乃人字之訛其言一也言者異則人心變矣今臣新從秦來而言勿

與則非計也言與之則恐王以臣之爲秦也故不敢對

使臣得爲王計之不如予之王曰諾虞卿聞之入見王

王以樓緩言告之虞卿曰此飾說也

猶飾說此下衍秦既解邯鄲至六縣

而講二秦既解邯鄲之圍而趙王入朝使趙郝約事於

秦割六縣而媾

補曰

此二十四字脫簡誤在此史以爲此策實非邯鄲圍解後事也

王曰何謂也虞卿曰秦之攻趙也倦而歸乎王以其力

尙能進愛王而不攻乎王曰秦之攻我也不遺餘力矣

必以倦而歸也虞卿曰秦以其力攻其所不能取倦而

歸王又以其力之所不能攻而資之是助秦自攻也來

年秦復攻王王無以救矣王以虞卿之言告樓緩

史云樓緩

事樓緩曰虞卿能盡知秦力之所

同止其勢必無趙矣

至乎

至猶及也虞卿言秦力倦而歸謂秦力所及止是耳秦力豈止是而已乎

誠

補

知秦

力之所

元作不

不至此彈丸之地猶不予也令秦來年復

攻王得無割其內而講媾乎王曰誠聽子割矣子能必

來年秦之不復攻我乎樓緩對曰此非臣之所敢任也

昔者三晉之交於秦相善也今秦釋韓魏而獨攻王王

之所以事秦必不如韓魏也今臣爲足下解負親之攻

趙嘗親秦而復負之故秦攻之今爲媾所以解也

啓關通

元作

敝

補曰當

齊

交韓魏

使其交秦與韓魏等

至來年而王獨不取於秦

不爲秦所取

王

之所以事秦者必在韓魏之後也此非臣之所敢任也

王以樓緩之言告虞卿

補兩字

補曰

史此

曰樓緩

言不

講

媾來年秦復攻王得無更割其內而

講

媾

媾樓緩又不能必秦之不復攻也雖割何益來年復攻

又割其力之所不能取而媾媾也此自盡之術也不如

無媾秦雖善攻不能取六城趙雖不能守而元作而

不至失六城秦倦而歸兵必罷並音我以元作五下

五城與後五城賂齊得王五城收天下以攻罷秦是我

失之於天下而取償於秦也吾國尙利孰與坐而割地

自弱以強秦今樓緩曰秦善韓魏而攻趙者必王之

秦不如韓魏也是使王歲以六城事秦也卽坐而地盡

矣來年秦復求割地王將予之乎不予則是棄前元

貴補曰恐作而挑秦禍也史記挑戰爲致師則與之作

賁史作功而挑秦禍也此言禍自我致也

則無地而給之語曰強者善攻而弱者不能自守今坐

而聽秦秦兵不敝而多得地是強秦而弱趙也以益衍

字愈

補目新序同史作益強然有愈字亦通益謂增益之也

強之秦而割愈弱之

趙其計固不止矣言割不止且秦虎狼之國也無禮義之心

其求無已而王之地有盡以有盡之地給無已之求其

勢必無趙矣故曰此飾說也王必勿與補目按此飾說二字與前相應

則文有亂王曰諾樓緩聞之入見於王王又以虞卿之

言告之樓緩曰不然虞卿得其一未知其二也夫秦趙

構難而天下皆說何也曰我將因強而乘弱乘猶今趙

兵困於秦天下之賀戰補目史者則必在於秦矣有勝字

故不若亟割地求和以疑天下慰秦心不然天下將因

秦之怒乘趙之敝而瓜分之

分其地如破瓜然

趙且亡何秦之

圖王以此斷之勿復計也虞卿聞之又入見王曰危矣

樓子之爲秦也

爲秦計深而趙勢也

夫趙兵困於秦又割地爲和

是愈疑天下而何慰秦心哉不亦大示天下弱乎且臣

曰勿予者非固勿予而已也秦索六城於王王以**六**五

城賂齊齊秦之深讎也

嘗爭爲帝不特此

得王**六**五城并力

而西擊秦也齊之聽王不待辭之畢也是王失於齊而

取償於秦一舉結三國之親

韓魏本趙與國與齊爲三

而與秦易道

也趙王曰善因發虞卿東見齊王

王建

與之謀秦虞卿未

反秦之使者已在趙矣樓緩聞之逃去

虞卿傳有次

解郡鄂與今所衍二十四字同次虞卿謂趙王曰秦之

攻王也卷而歸乎則勢必無趙矣次趙王計未定樓緩

從秦來止此飾說也次王必勿與樓緩聞之止緩聞之

逃去處謂虞卿可謂見善明者矣當趙以四十萬覆於

長平之下凡在趙庭之臣孰不魄奪氣喪願講秦以偷

須臾之寧卿獨為之延慮卻顧折樓緩之口挫強秦之

心反使秦人先趙而講於此亦足以見從者天下之勢

七國辨士策必中計必得而不失其正唯卿與陳軫有

焉賢矣哉

從說非說客也鮑以卿與陳軫並稱軫料事明切不下

於鄉其勵懷王賂秦而取償於齊意亦類此他雖辯給

可善而言稍浮至其往來秦楚爭寵張儀激貴犀首未

離說客之習也豈卿比哉

秦圍趙之邯鄲

此九

魏安釐王使將軍晉鄙救趙畏秦

止於蕩陰

屬河內

補

姚云錢劉改蕩作

不進魏王使

客將軍辛垣衍

稱客則衍他國人仕魏也
元和姓纂衍畢公高之後

聞入邯鄲

開謂微行

因平原君謂趙王曰秦所以急圍趙者前與齊閔

王爭強爲帝已而復歸帝以齊故

由齊不稱秦亦失之

今齊

衍閔王字

今乃襄王爾史亦誤

閔王益弱

正曰謂今之齊視閔王已益弱姚本作已益弱

方今唯秦

雄天下此非必貪邯鄲其意欲求爲帝趙誠發使尊秦

昭王爲帝

稱諡非當時語
追書之辭

秦必喜罷兵去平原君猶豫

未有所決此時魯仲連適游趙會秦圍趙聞魏將欲令

趙尊秦爲帝乃見平原君曰事將柰何矣平原君曰勝

也何敢言事百萬之衆折於外今又內圍邯鄲而不去

魏王使客將軍辛垣衍令趙帝秦今其人在是勝也何

敢言事魯連曰始吾以君爲天下之賢公子也吾乃

然後知君非天下之賢公子也梁客辛垣衍安在吾請

爲君責而歸之平原君曰勝請爲召而見之於先生平

原君遂見辛垣衍曰東國有魯連先生

東國謂齊補
一本先生者

其人在此勝請爲紹介

郭璞曰紹介相佐助也補曰索
隱曰禮賓至必因介以傳辭紹

者繼也故禮云
介紹而傳命

而見之於將軍辛垣衍曰吾聞魯連先

生齊國之高士也衍人臣也使事有職吾不願見魯連

先生也平原君曰勝已泄之矣

泄言已
白之

辛垣衍許諾魯

連見辛垣衍而無言辛垣衍曰吾視居此圍城之中者

皆有求於平原者也今吾視先生之玉貌非有求於平

原君者曷爲久居

四元作

若

補曰

若疑居字訛

圍城之

中而不去也魯連曰世以鮑進

補曰

周之介士見莊子

無子肩不臣天

無從容而死者皆非也

其人介故今衆

人不知則爲一身

養不知者以其抱木死爲無以自

彼秦

棄禮義上首功之國也

秦制爵二十戰獲首級者

權使

其士虜使其民

視民如

彼則肆然而爲帝過而遂正於

天下

過猶不幸

補曰

正義云舊讀帝過句謂偏行天子

作過而

則連有赴東海而死

耳

元作

矣

補曰

史吾不忍

爲之民也所爲見將軍者欲以助趙也辛垣衍曰先生

助之柰何魯連曰吾將使梁及燕助之齊楚固助之矣

辛垣衍曰燕則吾請以從矣若乃梁則吾乃梁人也先生惡能使梁助之邪魯連曰梁未睹秦稱帝之害故也使梁睹秦稱帝之害則必助趙矣辛垣衍曰秦稱帝之害將柰何魯仲連曰昔齊威王嘗爲仁義矣率天下諸侯而朝周周貧且微諸侯莫朝而齊獨朝之居歲餘周烈王崩諸侯皆弔齊後往周怒赴於齊曰天崩地折天子下席東藩之臣田嬰齊後至則斮之威王勃然怒曰叱嗟也而母婢也補曰正義云赴告也今文作計案隱云下席言其寢苦居廬謂烈王太子安王驕也正義云而母婢罵烈王后也卒爲天下笑故生則朝周死則叱之誠不忍其求也彼天子固然固猶必其無足怪辛垣

衍曰先生獨未見夫僕乎十人而從一人者寧力不勝

智不若邪畏之也魯仲連曰然梁之比於秦若僕邪辛

垣衍曰然魯仲連曰然則補吾將使秦王烹醢梁王補曰

也補曰辛垣衍快然不說曰嘻亦太甚矣先生之言也補曰

言也先生又惡能使秦王烹醢梁王魯仲連曰固也待

吾言之昔者鬼侯徐曰鄴縣有九鄂侯鄂屬江夏正曰

諸鄂注音別邑路史云在大夏文王紂之三公也鬼侯

世本云叔虞居鄂未知卽此否有子而好故入之於紂紂以爲惡醢鬼侯鄂侯爭之急

辨之疾故脯鄂侯文王聞之喟然而歎故拘之於牖里

之庫牖里在百日而欲令之死補曰姚本牖里曷爲與

蕩陰

在百日而欲令之死

補曰

姚本牖里

曷爲與

人俱稱帝王卒就脯醢之地也齊閔王將之魯夷維子

執策而從

策馬箠也補曰索隱云維東萊之邑其居夷也號夷維子故髮子為萊之夷維人愚即維

即維地志維水出密州莒縣東北維內謂魯人曰子將北至今維州昌邑海萊夷即今萊州也

何以待吾君魯人曰吾將以十太牢待子之君夷維子

曰子安取禮而來待吾君彼吾君者天子也天子巡狩

諸侯避舍納

行于于

補曰疑

筦鍵

筦鑰也鍵其牡避納者示不敢有其國

攝衽抱几

几所視膳於堂下天子已食而聽

朝也史同退上有乃字魯人投其籥

籥同闕下牝不

一本天子已食退而聽

果納不得入於魯將之薛假涂於鄒當是時鄒君死閔

也投者下其牡不

王欲入弔夷維子謂鄒之孤曰天子弔主人必將倍殯

借陰軒叢書

樞倍言背之去

取曰

索隱云主人不在殯東將背其殯

也棺立西階上北面哭是倍也天子乃於阼階上南面

也弔之設北面於南方然後天子南面弔也鄒之羣臣曰

必若此吾將伏劍而死故不敢入於鄒鄒魯之臣生則

不得事養

齊時強二國不納必見伐國人不得事老養幼取曰索隱云謂時君弱臣強鄒魯君生時

臣不得盡事養死不得行時禮之禮然齊欲行天子死

則不得飯含

以珠玉實死者口曰含此謂鄒輔曰飯扶晚反含胡紺反然且欲行天

子之禮於鄒魯之臣不果納今秦萬乘之國梁亦萬乘

之國交有稱王之名睹其一戰而勝欲從而帝之是使

三晉之大臣未如鄒魯之僕妾也且秦無已而帝

無已言無

止之者取曰無已必欲爲之而不止也

則且變易諸侯之大臣彼將奪其

所謂不肖而予其所謂賢

補曰史無兩謂字

奪其所憎而與其

所愛彼又將使其子女讒妾爲諸侯妃姬處梁之宮梁

王安得晏然而已乎而將軍又何以得故寵乎於是辛

垣衍起再拜謝曰始以先生爲庸人吾乃今日而知先

生爲天下之士也吾請去不敢復言帝秦秦將聞之爲

卻軍五十里適會公子無忌奪晉鄙軍以救趙擊秦秦

軍引而去

補曰秦將聞仲連之言爲卻軍五十里說者以爲辯士夸辭愚竊以爲信蓋仲連毅然不肯

帝秦則魏救必至聲天下之大義以作三軍之氣不

戰而自倍矣是時公子無忌且至連之智足以知其事

之克濟不然則且有傲儻非帝之畫以佐趙之急彼秦
將者必聞其言而憚其謀故爾不然豈爲虛言卻哉
於是平原君欲封魯仲連魯仲連辭讓者三終不肯受

平原君乃置酒酒酣起前以千金爲魯連壽魯連笑曰

所元作此此補曰史此作所貴於天下之士者爲人排患釋難解

紛亂而無所取也卽有所取者是商賈之人也仲連不

忍爲也遂辭平原君而去終身不復見仲連傳有處謂

謂逸民非周衰辯者之比也太史公贊之夫說人

者不可一槩或委而順之若觸讐或折而服之若仲連

然後濟天下之務不然諛且復矣正曰史遷論仲連謂

指意不合大義固未當鮑以爲孔子所謂逸民連雖貧

賤肆志然時出而救時亦非逸也大事記引蘇氏曰辯

過儀秦氣凌鬚衍從橫之利不入於口因事故言切中

機會排難解紛不終日而成功逃避爵賞脫屣而去戰

肯帝秦一節尤偉戰國之士皆以勢爲強弱而連獨以

義爲重輕此其所以異爾補曰請爲所爲爲卻之爲去

聲

秦攻趙平原君使人請救於魏信陵君發兵至邯鄲城

下秦兵罷虞卿爲平原君請益地謂趙王曰夫不闕一

卒不頓一戟頓劍之頓而解二國患者平原君之

力補曰一本用人之力而忘人之功不可趙王曰善將

益之地公孫龍趙人著守白論莊子稱之距是遠甚豈

孫龍之學合同異離堅白而史平原傳稱公孫龍善爲

堅白同異之辯荀卿傳未以爲趙人又見列子等書同

此人也史稱莊子與梁惠齊宣同時楚威王欲以爲相

威王元年當顯王三十年故大事記以楚相之事附見

下至報王十七年趙勝封平原君則周距平原未遠也
莊子書稱之會之會事當宣王末年報王元年也不至
魏破秦軍邯鄲之圍爲報王五十八年則周之稱公孫
龍破秦之在平原君門皆相及也惟以爲仲尼弟子公孫
龍者則誤蓋補曰姚云劉之見平原君曰君無覆
相去遠爾補曰姚云劉

軍殺將之功

言初封時以公子耳

而封以東武城趙國豪傑之士

多在君之右

右者人道所尊補曰秦漢以前用右為上如云位在廉頗右

而君為相

國者以親

補曰故句史作親戚故也

故夫君封以東武城不讓

無功

不以無功辭之佩趙國相印不辭無能一解國患欲求益

地是親戚受封而國人計功也

國人受封必計其功與平原異補曰勝本無功

向之受封也已不當得今又欲益地是在親戚則無功受封國人則計功乃受賞輕重不倫也漢光武封陰天

識引為君計者不如勿受便平原君曰謹受令乃不受

此語為君計者不如勿受便平原君曰謹受令乃不受

封致邯鄲之圍何功之足論哉然因人成事亦又桑榆

之收不可忘也虞卿之請帝王懋賞之舉公孫龍之辭

明哲讓功之誼皆君子之善言也

補曰趙勝功不贖罪

虞卿此為失言

秦攻魏取寧邑

秦昭五十年拔寧魏地邑徐以爲趙非也後志朝歌有寧鄉蓋秦圖邯鄲魏信

陵救之秦怒故解邯鄲而取寧此九年

亂取邯鄲不拔還奔汾軍取汾城卽從唐拔寧新中寧

新中更名安陽正二云今相州外城年表止書新中大

事記因之又虞韓魏楚救趙新中此策秦攻魏取寧邑

非寧新中也寧鄉在朝歌屬魏或如鮑所云然以策文

稱趙豹平原君爲母弟推之知爲惠文之世而與孝或

耶鄆圍後取寧新中事不相涉也秦昭王少而魏冉爲

政葉陽涇陽貴四十年冉免而二貴衰趙惠文王元

年平原始封二十七年豹封平陽君此策不稱豹封則

在其未封之前按魏策秦拔寧邑魏冉曰云云此策正

冉用事時也鮑誤次於孝成諸侯皆賀趙王使賀三反

之世而不察母弟之云何也

不得通趙王憂之謂左右曰以秦之強得寧邑以制齊

趙諸侯皆賀吾往賀而獨不得通此必加兵我爲之柰

何左右曰使者三往不得通者必所使者非其人也曰

諒毅者曰猶辯士也大王可試使之諒毅親受命而往

至秦獻書秦王昭曰大王廣地寧邑諸侯皆賀傲邑寡

君亦竊嘉之不敢寧居使下臣奉其幣物三至王廷而

使不得通使若無罪願大王無絕其權若使者有罪願

得請之秦王使使者報曰吾所使趙國者小大皆聽吾

言則受書幣若不從吾言則使者歸矣諒毅對曰下臣

之來固願承大國之意也豈敢有難大王若有以令之

請奉而行西補曰疑而行之無所敢疑於是秦王乃

見使者曰趙豹平原君數欺弄寡人趙能殺此二人則

可若不能殺請令率諸侯受命邯鄲城下欲戰而言受

命辭也

諒毅曰趙豹平原君親寡君之母弟也猶大王之有葉

陽涇陽君也

史注葉陽一作華陽華陽平戎也此言葉陽為王之母弟則非戎矣葉不可作華

葉

陽公子涇陽公子市大事記謂范雎論四貴王

弟二入曰高陵曰涇陽獨無所謂葉陽者高陵或其別

名又按趙惠文王元年封公子勝平原君二十七年前

趙豹為平陽君魏公子傳稱勝為惠文王弟而豹無紀

其為王弟以策知之也武靈王元年陽文君趙豹相彼

又一趙豹歎不然則有舛誤也大事記解題引此而止

云平原君親寡君之母大王以孝治聞於天下衣服使

弟豈有所疑而刪之也

字使**使**使字注姚本膳啗下文有之便於體膳啗之嫌於口

啗食也膳之可食者集韻慙也**未嘗不分於**

口簞反口有所銜也鳥獸頰貯食通作慙

葉陽涇陽君葉陽君涇陽君之車馬衣服無非大王之

服御者臣聞之有覆策毀卵而鳳凰不翔劊胎焚天

晉陰軒叢書

同小也

補

王制不夭夭注夭斷殺少長曰夭夭鳥老

反少詩炤反又母殺胎天疏胎腹中未出者天胎已出

者補麟鳳兩語史孔子世家將西見趙簡子聞寶鳴

續舜華之死亦云梅福書載鵲遭害則仁鳥增逝類此

而麒麟不至今使臣受大王之令以還報敝邑之君畏

懼不敢不行無乃傷葉陽君涇陽君之心乎秦王曰諾

勿使從政諒毅曰敝邑之君有母弟不能教誨以惡大

國請黜之勿使與政事以稱大國秦王乃喜受幣而厚

遇之彪謂諒毅可謂有專對之材矣觀其辭命如見晉

之事何甚似蕭同叔子也毅其深於春秋者乎是舉也

不辱君命不失秦之心與觸讐同傳可也補惠文王

之世趙勢尚強秦雖屢奪趙地而趙亦屢伐秦關與之

敗秦終不能逞志於趙當時之臣外則廉頗趙奢為之

禦侮內則藺相如之徒一璧之微一鼓瑟之恥為之死

爭今而告其使曰必殺而二母弟以聽命則雖垂亡之

國猶有所不受而秦豈能必趙之從哉特大言以虛喝
之耳諒毅之對婉而不迫稱譬當於人心秦知其不可
奪故轉而言曰勿使從政其情亦窮矣毅因而順其意
則未免失辭使毅應之曰敝邑之君之有母弟而授之
以政也亦惟先王之故以共衛社稷大國馮恃其威日
尋于兵是以二子大懼殄滅之及以與寡君周旋其獲
戾于大國則職此之由忠而不貳臣之職也討貳勸忠
大國之義也今將討二子之忠而使臣之釋敝邑之政其
何以爲勸雖大國亦將有不利焉臣不知所命以是告
之庶幾不失其政矣○蕭同叔子云云此傳語○所使
試使王使所使今使勿使之使如字

趙使姚賈約韓魏

釋

姚賈說見秦策此章時不可考

韓魏

衍以

以友之

補 姚云劉作反

釋

元作舉茅趙人

舉茅爲姚賈謂趙王曰賈也

王之忠臣也韓魏欲得之故友之將使王逐之而已因
受之今王逐之是韓魏之欲得而王之忠臣有罪也故

王不如勿逐以明王之賢而折韓魏之招

元作招之招姚云劉點

此二字曾作之招

謂皮相國

趙相

曰以趙之弱而據之建信君

據猶任建信趙幸臣涉

孟

蓋為橫者與建信異趙故趙讐之

孟涉孟之讐四

字未詳或言建信涉孟二人以其反有害於趙故以

稱之讐然者何也

此文法當至也字句

以從為有功也

齊不從

下句

建信君

此從如字

知從之無功建信者

云一作姚

君安能以無功惡秦哉

惡猶害也從有

不能以無功惡

秦則且出兵助秦攻魏

以楚趙分齊

為從無功則反助秦不則分齊齊雖

不為從然與秦爭衡

故助則是強畢矣

言建信圖強之

謂不能害秦則可助秦攻魏怒齊之不從則合楚

建信

以分齊二策必居一焉

則圖強之計畢於此矣

春申從春申悼襄四年主從則無功而惡秦言楚趙合則雖未見

功有害秦秦之形秦合元分齊亦與齊合齊亡魏則有功而

善秦齊本不從建信今秦來故兩君者奚擇有功之國

補無功為知哉楚不能成功齊不從建信而不知其不合

楚足以成功不知楚語不可解疑有舛誤當是無功下

而衍秦齊二字蓋曰建信春申從則雖無功而其勢可

以惡秦此合楚趙之策也分齊亡魏則有君成指建

秦此助秦之策也兩君指皮相國建信君成指建

信君涉孟將何所擇於有功無功一者而為智哉魏臣秦所重者

謂皮相國曰補章首姚魏殺呂遼魏臣秦所重者

作呂遺未知孰是又言收河開而衛兵亡其比

何異殺呂遺則呂為秦重者而衛兵

陽屬南陽衛附秦者也故魏殺秦重衛為之亡魏之鄰

以危之衛附魏者也衛殺秦重衛兵也兵秦兵也

陽屬南陽衛附秦者也故魏殺秦重衛為之亡魏之鄰

陽屬南陽衛附秦者也故魏殺秦重衛為之亡魏之鄰

一本北而梁危河閒封不定而元作齊

必此時併危謂魏趙欲以封文信而不果

也戰國封地往取之他國是時秦以河閒二縣在前事

從欲收何閒文信不得志此十七年也未得河閒故不

得志按史封文信侯食三晉倍之憂也

河南洛陽十萬戶河閒後封倍猶今魏恥未滅

昔也三晉之憂也倍字疑信字訛衍今魏恥未滅

分魏之憂趙患又起文信之憂大矣文信為三

詳見上文憂未齊不從東約從三晉之言疑矣

憂大者不計而作御構也三晉之言疑矣疑從之

心疑者事秦急秦魏之構不待割而成

得已謂也

秦從楚魏攻齊獨吞趙

趙近秦秦攻之不待楚魏

齊趙必

俱亡矣

此說欲趙以河閒廣文信封也下有一章合此

魏使人因平原君請從於趙三言之趙王不聽出遇虞

卿曰爲人必語從

爲爲我

虞卿入王曰今者平原君爲魏

請從寡人不聽其於子何如虞卿曰魏過矣王曰然故

寡人不聽虞卿曰王亦過矣王曰何也曰凡強弱之舉

事強受其利弱受其害今魏求從而王不聽是魏求害

而王辭利也臣故曰魏過王亦過

虞卿傳有彪謂虞卿之言爲皆不倍道非

反覆揣摩爲人緩頰人也從之利害正爾雖微平原之託和亦必云爾終之趙利魏亦利矣惟不能必趙聽已

從而先有輕發則是有害之形也

平原君謂馮忌

後稱外臣知非趙人

曰吾欲北伐上黨出兵攻燕

何如馮忌對曰不可夫以秦將武安君公孫起

補曰師白起前

有乘七勝之威

勝趙

而與馬服之子戰於長平之下大敗

趙師因以其餘兵圍邯鄲之城趙以亡敗之餘眾收被

軍之敝守

敝守守邯鄲

而秦罷於邯鄲之下趙守而不可拔

然者

言所

攻難而守者易也

補曰

姚本無然字者下有以字

今趙非有

七克之威也而燕非有長平之禍也今七敗之禍未復

而欲以罷

罷音疲

趙攻強燕是使弱趙爲強秦之所以攻

而使強燕爲弱趙之所以守而強秦以休兵

休息

承趙

之敝此乃強吳之所以亡而弱越之所以霸故臣未見

燕之可攻也平原君曰善哉

平原君謂平陽君曰公子牟

魏公子卽下魏牟若莊子所稱中山者不與應侯同

時

按莊子中山公子牟謂臧子下云魏牟萬乘之

公子也是中山公子牟卽魏牟非二人也又云公孫龍

問於魏牟公孫龍平原君之門正應侯同時也史報

王四十九年范雎爲相封應侯報王之元年之喻死莊

子書及稱之喻則魏牟之上及莊子下及游於秦且東

應侯無疑說苑載此以爲公子牟謂懷侯

而辭應侯

東歸

應侯曰公子將行矣獨無以教之乎曰

且微君之命命之也臣固且有効於君夫貴不與富期

而富至富不與梁肉期而梁肉至梁肉不與驕奢期而

驕奢至驕奢不與死亡期而死亡至累世以前坐此者

多矣應侯曰公子之所以教之者厚矣僕得聞此僕平

稱不忘於心願君之亦勿忘也平陽君曰敬諾彪謂此言者富

貴之金石也有能書諸紳銘之几杖勒之盤盂則何亡

國敗家之有補曰魏牟台言身居江海心在魏闕莊子

告以重生則利輕則曰雖知而未自勝於是又得大

重傷之說焉故莊子許其雖未至道可謂有其意其力

可知矣所以告范雎者亦以高貴驕奢警之是時雎方

擅秦權廣身封快意思仇沈於富貴公子特自其所急

者言之其微旨固非雎所得聞也補曰此五章平原

君皆當與平原君不受封諸章相次舊策所載是矣

說張相國蓋梁人相趙嘗懷梁曰君安能少趙人而令

趙人多君少多猶君安能憎趙人而令趙人愛君乎夫

膠漆至黏也補曰黏一本作黏女而不能合遠鴻毛至

輕也而不能自舉夫飄於清風舉鴻毛以則橫行四海

故事有簡而功成者因也今趙萬乘之強國也前漳登

後志在韜右常山左河開北有代帶甲百萬當柳也作

齊此言蘇齊四十餘年而秦不得所欲此不可知

秦從時也自慎觀王四年齊敗魏趙觀津軍二十六武靈九年是

後趙伐齊則有之惠文之世而不聞齊伐趙也所謂強

敵當是指閔王蘇秦約從擯秦不久而解趙雖強非秦由是觀之趙之於天下也不輕今君易萬乘之強趙

而慕思不可得之小梁不可復得歸也意者相國臣竊

爲君不取也君曰善君字誤自是之後衆人廣坐

之中未嘗不言趙人之長者也未嘗不言趙俗之善者

也

建信君貴於趙公子魏牟過趙趙王迎之顧反至坐迎

面之有額則反前有尺帛且令工人以爲冠工見客來也因避

句補三趙王曰公子乃驅後車幸以臨寡人願聞所以爲

天下魏牟曰王能重王之國若此尺帛則主之國大治

矣趙王不說形於顏色曰先王元作生補四姚不知寡

人不肖使秦社稷豈敢輕國若此魏牟曰王無怒請爲

王說之曰王有此尺帛何不令前郎中以爲冠王曰郎

中不知爲冠補五郎中魏牟曰爲冠而敗之奚虧於王

之國虧猶損而王必待工而後乃使之今爲天下之工所

治國之人或非也社稷爲虛戾補六虛戾先王不血食而王

不以予工乃與幼艾趙岐曰且王之先帝帝王皇人君

艾美好且王之先帝帝王皇人君

稱秦孝公為駕犀首 駕驂以御馬喻也陳軫專言尚與

先王之為而驂馬服以與秦角逐 角逐爭角有鬪 秦當時 適

適補曰適恐 當作避 其鋒今王憧憧 往來不 乃輦建信以與強

秦角逐臣恐秦折王之輸 椅也 故云 詩倚重

較分倚隱綺反注依也此椅雖不同然義亦當與駒通

○餘見齊策王斗章 舊本衛靈公近雍疽彌子瑕

章在此章之後下章之前今按二臣皆衛幸臣亦建信

之類宜屬上下章不應自為章也 延以其章置之衛

或謂建信君補 或曰君字或君字 之所以事王者色也

菁之所以事王者智也 菁趙人名 補 字書解葺字蓋

耳多作肯前章盛氣胥之一本肯臣蓋月耳字易混也

亡一本肯云韓策耳夫一本肯臣蓋月耳字易混也

色老而衰智老而多以日多之智而逐衰惡之色君必

困矣建信君曰柰何曰並驥而走者五里而罷音乘驥

而御之不倦而取道多君令菑乘獨斷之車不與之御

獨斷之勢以居耶鄆令之內治國事外刺諸侯刺言探

則菑之事有不言者矣所治者多不暇悉言於上君因言王而重責

之菑之軸今折矣不勝多事之任建信君再拜命入言於王厚

任菑以事元作能重責之未期年而菑亡

走矣處謂奸人之不可知甚矣智知所無柰可彼厚任

不知建信之困之也故國有奸人賢智之得全者寡矣

苦成帝未詳謂建信君曰天下公從一本公作合而獨以

趙惡秦

言從者皆惡秦也而世累言趙

何也魏殺呂

亦作遺從上文遺上章

作違未

而天下交之

天下惡秦秦重違故殺違而諸國

知孰是

今收河閒

趙不封文信而國不章欲攻於

當有缺字即上

遺何以異

文信亦秦所重今君唯

是與殺呂

遺

何以異

不與也秦必惡趙如是秦猶知

釋虛

懼秦也

偽文信侯

河閒與之猶且知之也其不善已况

收河閒乎

一本侯作疾亦難通疑侯

從而而有功乎

字當在文信下殺亂上文從偽字句意明

何患不得收河閒從而無功收河閒何益也

合從之國虛偽難信君獨釋而不合則文信侯猶且知

之也上言天下台從獨以趙惡秦故此言文信侯知趙

之不合猶可以免攻

也補從皆之恭反

希寫人

趙見建信君建信君曰文信侯之於僕也甚無禮

秦使人來仕僕官之丞相

使為丞相官屬

爵五大夫

補曰秦武王二年初

置丞相秦爵五大夫第九劉昭曰軍吏也據此策則不特秦官趙亦有之戰國改置遞相效也

文信侯

之於僕也甚矣其無禮也

言已待之厚被不官無禮

希寫曰臣以為

今世用事者不如商賈達信君悖然曰足下卑用事者

而高商賈乎曰不然夫良商不與人爭買賣之賈而謹

司時

司伺

時賤而買雖貴已賤矣時貴而賣雖賤已貴

矣昔者文王

衍之字

之拘於牖里而武王羈於王門

項羽紀成

阜北門注王門此事不經見

卒斬紂之頭而懸於太白者

旗名

是武王

之功也今君不能與文信侯相抗以權而責文信侯少

禮臣竊為君不取也

魏

音介元作魁

魁

一本標或作魁楚辭九魁其

介公鑄二反謂建信君曰人有置條蹠者用絕以而得

虎虎怒蹠而去蹠音煩虎之情非不愛其蹠也然

而不以環寸之蹠害七尺之軀者權也今有國非直七

尺軀也而君之身於王非環寸之蹠也言王且以愛願

公之熟圖之也

秦攻趙鼓鐸之音聞於北堂希罕趙人曰夫秦之攻趙不

宜急如此此召兵也兵趙兵內應者必有大臣欲衡者

耳衡即王欲知其人曰日贊羣臣而訪之贊者美其事

先言橫者則其人也建信君果先言橫魏牟謂趙

駕犀首駟馬服今王乃鞏建信君則在孝成之時明矣
建信始欲台從令先言橫爲國趙兵罪不容誅然以要
幸小人委國聽之罪在王爾大事記謂孝成雖有上黨
將趙括之失猶能用頗牧以持國李伯之事猶能駕御
豪傑愚觀其時秦兵日至疆宇日蹙客所謂賊
在內者切中其病未有內治而國不強者也

齊人李伯見孝成王成王說之以爲代郡守而居無幾

何人告之反孝成王方饋不墮食饋餽同方食而祭不墮失七筋異矣

大事記不驚故食不墮也愚謂墮祭食猶放下也見儀禮墮許規反無幾何告者復至孝

成王不應已乃使使者伯之言齊舉兵擊燕恐其以擊

燕爲名而以兵襲趙故發兵自備今燕齊已合臣請要

其敝兩國戰必有一疲而地可多割自是之後爲孝成

王從事於外者無自疑於中者

爲齊獻書趙王

姚本此下有使臣與復五五字注云會本無愚按其文未詳恐他簡脫談

曰臣一見而能令王坐而天下致名

元作寶卽寶而下致地

臣竊怪王之不試見臣而窮臣也

窮猶困也困於不得見

羣臣必

多以臣爲不能者故王重見臣也

重猶難

以臣爲不能者

非他欲用王之兵者也

非若無也

則交有所偏者也

言賣趙與諸國

爲私非然則智不足者也非然則欲以天下之重恐王而

取行者也

士畏懼之必行其說兵成其私者也非然則交有所偏者也非然

姚本云欲用王之

則知不足者也非然則欲以天下之重臣以齊循事王

恐王而取行於王者也愚按此文爲是

臣以齊循事王

王能亡燕能亡韓魏能攻秦能孤秦臣以

循爲

爲齊致

尊名於王天下孰敢不致尊名於王臣以齊致地於王

天下孰敢不致地於王臣以齊爲王求名於燕及韓魏

孰敢辭之臣之能也其前可見已言可見於未效之前齊先重王

故天下盡重王衍重字重補曰姚本并無下王字王無齊天下必盡

輕王也秦之強以無齊衍之字之故重王燕補曰魏自以

無齊故重王趙得齊故四國無齊今王無齊獨安能無重天下猶四

國重趙故勸王無齊者非智不足則不忠者也非然則欲

用王之兵成其私者也非然則欲輕王以天下之重取

行於王者也非然則位尊而能卑者也願王之孰慮無

齊之利害也補曰能卑者才能卑下也此策時不可考

趙使趙莊合從欲伐齊齊請劾地趙因賤趙莊齊明爲

庸說也

言之常者人所同稱非必師

交淺而言深是忠也昔者堯見

舜於草茅之中席隴畝

席設

而廕庇桑

桑之能庇人者於之取蔭

移而受天下傳伊尹負鼎俎而于湯姓名未著而受三

公

伊尹負鼎俎于湯孟子集註所謂戰國時有爲

此說者指此說苑堯舜相見不違桑陰亦此類姚氏

云天下傳

使夫交淺者不可以深談則天下不傳而三

公不得也

衍趙王

趙王曰

馮忌曰五字姚本同

一本此下有甚善今外

臣交淺而欲深談可乎王曰請奉教於是馮忌乃談此

初見之談也應在平原謂馮忌之上然亦得爲此史本其初言之故因舊

客見趙王曰臣聞王之使人買馬也有之乎王曰有之

何故至今不遣王曰未得買馬之工也

一

對曰王

何不遣建信君乎王曰建信君有國事又不知相馬曰

王何不遣紀姬乎王曰紀姬婦人也不知相馬對曰買

馬而善何補於國王曰無補於國買馬而惡何危於國

王曰無危於國對曰然則買馬善而若惡皆無危補於

國然而王之買馬也必將待工今將姚天下舉錯

非也舉置也有國家爲虛戾而社稷不血食然而王不

待工而與建信君何也趙王未之應也客曰燕郭之法

有所謂桑雍者雍癘同桑中有蠹則外稷穗如人之癩

然姚云曾劉並作柔雍下同一木標劉王知之乎

王曰未之聞也所謂桑雍者便辟左右之人及夫人優

愛孺子也

優饒也言愛之甚一日倡

一本此皆能

乘王之醉昏而求所欲於王者也是能得之於內則大

臣爲之枉法於外矣故日月暉於外其賊在於內

說林

照天下食於詹諸

同度南北同道則月揜日而日食望而日月之對同度

同道則月亢日而月食又謂蛙兔桂樹之說其惑久謹

矣然策政以此爲喻姚注云東坡木日月彫暉於內

備其所憎而禍在於所愛

彭謂王斗魏牟及此三士其

之所同然者與至於此章雖直而慈惠

尤可喜可愛有國有家者宜寓之座右

悼襄王

孝成子元年

偃始皇三年丁巳

秦召春平侯

及平都皆趙人

雷之

元作世

世

補史

史

鈞

爲之謂文信侯曰春平侯

徐廣引年表云太子

春平君也

侯

者趙王之所甚愛也而郎中甚妬之故相與謀曰春平侯入秦秦必留之故謀而入之秦今君留之是空絕趙而郎中之計中也故君不如遣春平侯而留平都侯春平侯者言行於趙王必厚割趙以事君而贖平都侯文信侯曰善因與接意而遣之

趙記二年有

幽王

悼襄子元年幽繆王始皇十二年

補名遷史作

文信侯出走

始皇十年免相就國十二年徙蜀飲醢死

與司空馬

不靠史也

之趙

與字疑衍

趙以爲守相

守假官也馬爲之

秦下甲而攻趙司空馬

說趙王曰文信侯相秦臣事之爲尙書

秦官屬少府

習秦事

今大王使守小官習趙事請爲大王設秦趙之戰

設者無其

事施陳
爲之

而親觀其孰勝趙孰與秦大曰不如民孰與之

衆曰不如金錢粟孰國之富曰弗如國孰與之治曰不

如相孰與之賢曰不如將孰與之武曰不如律令孰與

之明白不如司空馬曰然則大王之國百舉而無及秦

者大王之國亡趙王曰卿不遠趙而惠教以國事願於

因計

因非正爲之猶秦王謂陳軫以其餘
爲寡人計也

高注因猶受也司空馬曰大

王裂趙之半以賂秦秦不接刃而得趙之半秦必說內

惡趙之守

秦雖說於得地趙猶
有守之者秦所患也

外恐諸侯之救秦必受

之

患於有守有救則
其受之不得不急秦受地而

郤

元作

郤

此書

郤

同兵趙守半國以自存秦銜賂以自強山東必恐亡趙

自危趙亡則五國有屠亡之憂諸侯必懼懼而相救則從事有成臣

請為大王約從從事成則是大王各亡趙之半實得山

東以敵秦秦不足亡趙王曰前日秦下甲攻趙趙賂之

以河間十二縣地削兵弱卒不免秦患今又割趙之半

以強秦力不能自存因以亡矣願卿更計更猶易謂王之言是馬

之計非更如字可司空馬曰臣少為秦刀筆謂為尚書也筆以

者以官長而守小吏其官之長任之為吏未嘗為兵猶

治也馬百元作百首當屬上文請為大王悉趙兵以遇

與秦謙言趙王不能將不用馬司空馬曰臣効愚計大王不

用是臣無以事大王願自請猶乞骸骨司空馬去趙渡平原

平原津令

列女傳有趙津吏蓋此官也

郭遺勞而問秦兵下趙上客

從趙來趙事何如司空馬言其爲趙王計而

元作勿

補一本

用趙必亡平原令曰以上客料之趙何時亡

司空馬曰趙將武安君

李期年而亡

若殺武安君不過

半年趙王之臣有韓倉者以曲合於趙王

曲不正也

其交甚

親其爲人疾賢妬功臣今國危亡王必用其言武安君

必死韓倉果惡之

惡牧

王令人代

使趙葱顏聚代牧

武安君至使

韓倉數之

數列其罪

曰將軍戰勝王觴將軍將軍爲壽於前

上趙而擗匕首

刃各蓋其首如七漢鑿鐵論荆軻懷數年之謀而事不就者尺八匕首不足恃

也擗衛也誣其

以匕首自衛如欲刺王然

兩手擊也希

惜陰軒叢書

買反七短劍也補履當死武安君曰緘牧名高注緘子活反

反捍捍衛七首也如鉤病身大臂短不能及地起居

說文病鉤鉤即所謂臂短也身大臂短不能及地起居

不敬起居問王起居也恐懼死罪於前不敬者其罪故

使工人為木材以接手上若不信緘請以出示出之袖

中以示韓倉狀如振柶柶以舉身也集韻柶門振也

柶拊也與揮同音袞柶也疑此亦類此故各

本誤柶乃木各鮑先柶也此字類近而通既又引相揮

為言則汨矣揮軒柶也此字類近而通既又引相揮

故為木材接之如動柶也七首挾以刺人牧為壽

之韓倉曰受命於王賜將軍死不赦臣不敢言武安君

北面再拜賜死

拜賜死之命

縮劍將自誅

縮當作褚集乃曰

人臣不得自殺宮中過

元作遇補曰姚司

字空空字衍

馬門趨甚疾

此言牧之知禮也而史言牧不受命捕

得軼之非也使不受命韓舍安得不數之豈非因廉頗

平愚按下章甚明出 元作許姚本作未詳門也該別右

舉劍將自誅臂短不能及銜劍徵之於柱以自刺驗也

口銜劍不自知其可死即柱以為驗也 武安君死

五月趙亡 此七年 終上 文之日 平原令見諸公必為

之言 本言之一 曰嗟嗟乎 嗟亦 司空馬又以 元作 為司

空馬逐於秦非不智也去趙非不肖也趙去司空馬而

亡國亡者補曰一本非無賢人不能用也元在秦策

之說皆有所偏而從人欲合六弱以攻一強其勢若可

為也患諸侯之力不一耳使諸侯而明於事變不惑小利

不修小怨併力合慮而西雖不可以大有為其於秦

有餘惜乎當時不知此也自蘇秦死從終不堅秦兵

出諸侯挫於走北其氣奪矣司空馬欲以此時割趙之

半說秦而反其兵因以復合天下之從豈不謬哉夫以

全趙猶憚憚不自保安能守半趙何以自存乎秦有并吞

天下之心難得半趙不盡不止而何以說之諸侯勢去

自春申不能從以難秦司空馬獨能之乎故趙幽之亡

罪在用韓倉而殺李牧無與司空馬平原合非篤論也

補曰秦多與趙王寵臣郭開金為反間而殺牧而廉頗傳稱

頗之仇郭開與使者金使毀頗以張釋之傳云趙用李

牧幾霸會趙王遷立其母倡也遷用郭開讓卒誅李牧

列女傳云趙悼后者邯鄲倡女前嫁辭一宗族既寡悼

襄王以其美而娶之李牧諫云不聽後生子遷立為

幽閔王后通於春平君多受秦賂而使王誅其良將李

牧趙亡後大夫怨倡后之謂太子喜殺李牧乃殺偏后

其家諸說皆可互考但史因廉頗不受代事而誤以爲收恐郭開韓倉亦有差互耳○三請爲其爲必爲之爲去

秦使王翦攻趙趙使李牧司馬尙

禦

元作御

御

詩亦以御

冬之李牧數破走秦軍殺秦將桓齮王翦惡之乃多與

趙王寵臣郭開等金使爲反間曰李牧司馬尙欲與秦

反趙以多取封於秦趙王疑之使趙葱及顏最

史作聚

本葱作思

代將斬李牧廢司馬尙後

三

元作三

三

補曰據司空馬

云云則五月王翦因急擊大破趙殺趙軍

補曰史

虜趙王

遷及其將顏最遂滅趙

牧傳有

音蟻